

ALIRAN
JERNIH

48

- PP.6767/1/2001
- 2000年12月
- RM6.00

清流

季刊

文学创作 ◆ 人文关怀



感觉绿树

□ 凌江月 (新加坡)

大树一棵棵，伫立于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犹似一个个为我们撑伞遮阳的壮士。绿树仿佛成了一层层屏障，将猛烈的阳光阻截，减弱了紫外线的威力，它可说是一个调节气温的能手。

看这些青龙木、雨树、蝴蝶木、火焰黄，还有许许多多既美观又富有美感的树木，虽是傲然矗立却也有其柔美的树姿、绿叶和枝条，让人赏心悦目。

只要你有兴致，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树，绿树可要比花卉更为接近生活：风来时它摇曳生姿，富有动感；艳阳高照时它是我们的绿伞；当生活苦闷时，绿能养眼疏解愁绪。还有那些彩叶木和花树，在新叶抽芽的季节，或是大树的花季到来时，新叶纷纷披上色彩，满树繁花怒放，为单调炎热的小岛制造了几许美丽的风景。

绿树仿佛已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爱树、享有绿荫的清涼舒适，生活就更为惬意。绿美化了环境，令人心悦意扬而产生美感，是一种生活上必要的条件。

太过整齐、太过人工化修剪、太过一丝不苟的方式整理花草树木，可能叫某些人感到缺乏自然美的情趣。像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地方，要是树木花草任它零乱，不修不剪，一蓬蓬、一丛丛、杂草丛生，残枝败叶落满地，呈现一片杂乱的模样，这么一来，花园城市的美誉将快速地销声匿迹。



清流

文学季刊

48期

2000年12月出版

不文学的年代

■谢伟恩（编委）

编辑顾问：驼铃 朱晋韶 田舟
王枝木 年红 林慕
晴川 伍良之 看杜
潇枫 苏清强 赵杜

主编：崔冰

编委：一介 紫梦羚 岳衡
郑可达 良木 有明
陈成木 谢伟恩 黄戈二

校对：许心伦 司徒育敏 陈丽玉

发行主任：章钦

封面题字：叶兆熊

创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出版准证：KDN.PP6767/1/2001

编辑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发行：霹雳文艺研究会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27, Hala Pegoh 8,
Taman Sri Pengkalan,
31650 Ipoh, Perak.

承印者：李商业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LEE SDN.
BHD. (95590-V)
91, Jln. Raja Musa Aziz,
(Anderson Road)
30300 Ipoh, Perak.
Tel: 05-2547071 Fax: 2559812

《清流》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Delphi/4120/index.html>

当我想到大马华人在经济及商业领域，几乎都拥有各种令人感到鼓舞的成果，而文学成就与阅读风气之低落却成相反的正比时，我不禁感到悲哀。

这种悲哀源自华裔满足於物资要求，沉溺於经济状况与发展速度的泡沫幻象，甚至是教育上的狭窄观念所造成的短视展望，而不自觉形成无知於文化深层理念的夜郎思考心态。

有人认为，文学之所以不能全面发展，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很无知，解决无知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他们相信只要让大家都接受教育后，那么所有人都有机会摇身一变而成为鲁迅或是胡适了……。可是，教育并不直接教导文学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文学创作与欣赏似乎只是种个体性的活动。从表面上看，作家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都是属於个人化的行为。实际上，文学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下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效用，而不单纯是个人的事。

因为它所涵盖的传统与通例、准则和类型、象征及神话都属于社会性的。

文学的表现主要是依赖于社会经济状况与文化环境。这两种因素渗透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字实现多层面的观点，如经济、文化及道德观点。简单地说，也就是社会历史的价值观。

远在人类产生文字前，文学就已存在。当时人类利用语言进行各种创作及传播各种传说与神话，也就是所谓的“口头文学”。随著文字产生后，口头文学的内容也就开始被记录及加工，并以不同书面形态将它固定下来。

文学品种的传统发展主要是表现在语言文字系统的特征上，但根源却出自于人类本身的社会价值观与审美观的自然转化。

可是踏入廿一世纪后，这种自然转化的定律却因病态文化的腐蚀而面临危机，使文学发展踏入一个不具任何人文气息与精神的不文学年代。

一个不文学的年代，也就是个不文化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的族群，也就等于是个没有自我尊严的民族。除非我们甘心沦为没有尊严的人而心安理得，否则目前是遗忘口号而彻底醒觉与革新自我文艺意识的最后时机了！



小启：下期开始，由驼铃先生担任主编，崔冰则为执行编辑。

更正：

① 上期诗歌：

“长屋的守护神”（封二）、“童年的河畔”和“树林仍然是树林”作者不是吴岸，实为田宁。由于一时植误，如对两位作者造成任何不便，本刊表示歉意。

② 上期Pg.14第二行王枝木谈话：

“关系到现代主义和现代系”实为“关系到现代主义和现代性”、“moralism and morality”实为“modernism and modernity”特此更正。

企业与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引言

文化，非自然的存在；自然非文化的存在。

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一池水，它们只是自然存在的天然物体，没有文化的意义。

一座建筑物，我们之所以能够鉴别它是一间庙堂，或是一间基督教堂或是回教堂，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设计建造而成。它们不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文化存在”。

哲学地说，文化是取源于自然，通过人类的“实践方式”，经过摘取与培育而创造出来的“自然之树”的果实。

易言之，实践是文化发生/发展的根源。

实践，在本质上是生产的。



文化建设

文化是实践的产物，“文化建设”自然离不开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生产活动大体上共可分成两大类：

一是硬体的物质文明的生产；

一是软体的精神文明的创造。

企业文化

21世纪是资讯社会的年代，资讯已取代资本，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在资讯社会里，知识经济取代了产业型经济。创业致胜关键不再受制於资金多寡或仰赖丰富的自然资源。

总而言之，21世纪的特点，就是高科技的生产力，全球化的市场以及迈向人文关怀。

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不仅仅是满足消费者贪得无厌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便是创造精神文明，满足消费者在精神和心灵上的需求。无形中迫使企业家必须型塑本身的企业文化，重视产品的设计与创新，建立品牌。

创造企业的独特品牌，代表着企业界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现企业的文化内涵。

企业文化化

企业文化化的关键，在于建造现代化的设备齐全的硬体空间的同时，务必把文化艺术界的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与休闲中进行交流与协调，从而产生“文化资源”的整合力，营造优质的文化环境和气氛。

企业界拥有丰富的经营理念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他们可以创造无限的空间让文化艺术界的人才，淋漓尽致地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华。企业与文化艺术界相互支援，相辅相成，既能把企业文化

化，亦能把文化企业化。

突破文化困境

未来学家约翰奈思比说“当世界愈像地球村，经济互相依赖时，人们将更为讲求人性，强调彼此间的差异，更加坚持自己的母语，坚守自己的根和文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初期的必然现象，也是文化走向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必然过程。

我们迫切期望，通过企业文化的建立，掌握本身的文化传统，发扬本身的特征，以提升族群的尊严，并寻求文化的自我肯定。

为了避免本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由於国际间展开激烈竞争而流失得无影无踪，我们必须以正面的、积极的管道来为多元文化开拓更大空间和加强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宽容度，促进各族群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达致互相认同。在异中求同，同中求进步。

我们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在於追求真善美。因此，我们坚信，不同文化的族群，在互相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必能达致互相认同，和睦共处，世界大同。



诗缘：

作为作者，作为一个诗人，我没忘记主编崔冰属我写交流稿，……可我还是无法忘情于诗；在渔人之家看云海看黄昏后的星光，听海在歌唱，听海涛声中的清流潺潺，象听生命的强音，象听国家的忧思。而我要交给读者、编者、作者们的，我想，最味道的，还是我的诗吧？！……

愿望

如果可以，马来西亚
我要挖出我的心脏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
动脉泵出大红花自信的绽放
蝴蝶飞舞
蜜蜂寻蜜
彩虹的颜色
……我们梦的天堂
这天堂就是你：马来西亚
今早我喝够了椰花酒
吃榴槾山竹红毛丹

如果可以，马来西亚
我要拔断我的血管瞧瞧到底那里差错
奔腾霹雳河滔滔流过甘榜
涌过新村洗礼埃斯特 (estate)
鱼在游
龟在溜
岸的回望是我们泪的回眸
那海角有你：马来西亚
昨晚我吐得一地糊涂
咬破嘴唇吞下瘀血



马来西亚 噢！马来西亚
如果
可以
噢！马来西亚

我的胸膛有京那巴鲁山
我的脚边有南中国海
我的脑里有毕尔盖斯汗灰柏
我的手中有盘古甘地

从来不滥情从来不乱爱
从来不花口从来不毁诺

马来西亚
你让我爱你让我忧
我看尽芳草
我踏破铁鞋
我望断夕阳星残
你要我抽集力斯我守坟场
而我只等待那一朵莲花开
而我却随云流浪八方
无处不在你身旁

2000.09.04

目录

■ 封面

橡林晚秋图(水墨画)

◆ 韩 彪

■ 封底

水墨画家韩彪艺术简历

■ 封二

感觉绿树(散文)

◆ 凌江月

■ 封底内页

缅怀故乡(歌曲)

◆ 驼铃词
林建南曲

■ 清流·交流

不文学的年代

◆ 谢伟恩 1

企业与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

◆ 林 慕 3

愿望

◆ 王 涛 5

■ 作家风采·文采

驼铃简介

8

以一目尽传精神

◆ 黄侯兴 9

——论驼铃的短篇小说创作

思想的深化与艺术的净化

◆ 吕 莺 15

——略论驼铃小说的品格与风格

驼铃长篇小说《河哑的红树林》片段

◆ 驼 铃 21

■ 评介

马华文学观象

◆ 孟 沙 27

方修编纂《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简介

◆ 网 雷 31

■ 小说

变

◆ 朴 石 33

永远的朋友

◆ 杨 邪 39

门对门

◆ 凌鼎年 42

翩翩起舞	◆ 谢伟恩	44
■ 诗歌		
1.月光滩 2.Miyata	◆ 王 涛	47
说猫城的一二三	◆ 田 宁	48
1.小曼 2.银杏	◆ 陈秋山	49
归航——写给思宁	◆ 林野夫	50
倾听	◆ 廖文武	50
历史	◆ Lim Swee Tin作 庄华兴译	51
■ 散文		
林醒华见证大时代	◆ 一 介	52
人生诗意	◆ 王式俭	55
自动请缨教华文——《与学子一起成长》读后感	◆ 岳 衡	56
老潘	◆ 心 水	58
卖艺人(外一章)	◆ 芊 华	59
现代寓言4则	◆ 年 红	60
幼儿与小鸟	◆ 晨 絮	62
鸚鵡祭	◆ 赵振歧	64
我依然含笑上路	◆ 邓家贤	66
■ 文学蓓蕾		
涛涛	◆ 永 寒	67
真相	◆ 刘雅琳	70
逝	◆ 萍 踪	72
化学的人生	◆ 顾家威	74
咖啡手记	◆ 黄伟涌	75
马兰——教学生涯之首站	◆ 芷 芳	76
蚂蚁的一生(组诗)	◆ 李凌峰	77
● 稿约		78
● 订阅单		79
● 《清流》助印芳名录		80
●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驼铃简介

驼铃，原名彭龙飞，为50年代马华作家，祖籍福建省晋江县。1936年出生于霹雳州曼绒县南部一个濒海的乡村。1955年在实兆远南华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新马各地担任教师或校长至1991年退休。现定居实兆远。

驼铃曾任霹雳文艺研究会三届会长，任期内发起创办《清流》文学双月刊，并积极推动马华文学的发展。1994—95年间曾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主席。

驼铃在教学之余，从事小说和诗歌创作，间中亦翻译马来乡土小说。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采取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曾用过老龙、看山、胡笳、李菲，皮阳秋，大路，长白、达伦等笔名。已出版的著作有：

1. 吉打的人家 (新诗)
2. 家福 (小说)
3. 可可园里的黄昏 (小说)
4. 无弦琴与其它 (小说)
5. 硝烟散尽时 (中篇小说)
6. 驼铃文集 (小说)
7. 旋毛儿 (翻译小说)
8. 沙哑的红树林 (长篇小说)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之二



以一目尽传精神 ——论驼铃的短篇小说创作

□ 黄侯兴(中国)

廿世纪后半叶马华文学史，在小说创作的章节中，无疑要为驼铃（原名彭龙飞）先生写下重重的一笔。从1959年驼铃出版诗集《吉打的人家》以后，陆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家福》、《可可园里的黄昏》、《无弦琴及其它》，中篇小说《老虎山下》、《硝烟散尽时》；1995年出版《驼铃文集》；近年来完成的长篇小说《沙哑的红树林》也即将问世。①驼铃几十年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以其厚重的业绩为马华华文小说建设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驼铃的短篇创作，同他的中、长篇小说一样，都是直面人生、执著现实的。作者热爱自己美丽的热带岛国和勤劳朴素的人民，憎恶那些“浑浑噩噩只为私利而钻营的族人”，鞭挞了形形色色的丑恶的、鄙琐的灵魂，而对于那些遭遇种种厄运、贫困无助的小人物，则给予了人道主义的同情。作者的笔端伸展到了社会现实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从公署、警察局、法庭、学校到码头、乡村、茶寮、酒吧……这些短篇，是马来西亚城镇社会生活或一时代的缩影，也是一幅描摹近代马来西亚底层人民艰辛奋斗的现实主义图画。

作家应当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作家能达到的现实主义高度，却不在于他选取的题材重大与否

。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几乎以他所熟悉的周围的小人物作为短篇创作的主人公。他说,“我熟悉农民、熟悉小学教师、熟悉县医官。如果有的时候我在短篇小说里写乡村教师——在整个帝国里最不幸的人,那我是根据我所熟悉的几十个这种人的生活写成的”。②契诃夫正是通过这些“小人物”“小笑话”,给读者显示了19世纪俄国的一部分,它的死路与活路。

——

陀铃除了在长篇《沙哑的红树林》中反映了马来西亚50年代至80年代的游击战争生活以外,几乎所有短篇都是描写“小人物”生活的暗淡和内心的苦痛,都不能算是重大题材,而且由于作者长期在华文学校执教,对于教书生涯以及教师的甘苦有着真切而深刻的体验,

因此他的短篇也多以学校生活为题材。

《十年之后》描写了十多年来在一些中小学断断续续地充当临时教员的小周,虽然热爱教育事业,却被新来的教员挤出校门在家赋闲。偶尔得到某校拟请一位临时教员,连忙去拜访该校孙校长;就在谋职有了指望的时候,那空缺却又被王督学的表妹顶替了。曾经战战兢兢在教学岗位上工作十年之后的小周,终于决定下海学拖网打鱼。小周就是契诃夫所说的“在整个帝国里最不幸的人”。十年来的感触是“自己的存在等同微尘,只能随着风儿打转流动,全不能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和支配”。读者通过这个在生命线上挣扎的小人物的遭际,看到了势利社会的齷齪与残忍。

《朋友》里的陈校长,同样是一位值得同情的小人物。他的近于迂腐的单纯,使他轻易

接受了“幸运合作社”经理职位而落入他人设计的圈套。两年来他为合作社招揽了近百万元的存款,但现在储户们担心合作社被清盘而倒闭,纷纷找他索取。陈校长不得已将自己一辆汽车以五千元廉价卖掉,为的是赔给瞎子阿德。但这笔钱却被一位闯进家门来的表嫂抢走了。陈校长因此险些遭阿德杀害。其实,陈校长不也把妻子积攒的三千元血汗钱存入合作社而蒙受损失吗?小说给读者留下了一句值得回味的活话:“这是一个抢食的世界!”

其他一些短篇,陀铃关注着另一群被挤出生活轨道的小人物的命运,并无情地剥剔着他们孱弱的灵魂,展示着他们的奴隶根性。短篇《撕》里的雇农阿旺,因受亨利张大律师的欺骗和怂恿,偷偷地撕掉他的雇主拿督干尼竞选的标贴,后因被人举报,四次到法庭认罪,甘愿受两周监禁的处罚。他

“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助”。农民阿九在一百八十亩园地里辛勤大半年耕种的木薯，眼看快到收获的时候，却被当地的地痞恶霸黄金水派人来偷收；告到警察局，人证物证俱在，阿九竟撤回了入案捉拿那个恶人的决定。难怪村长麦丁气愤地讥讽道：“阿九，你实实在在不中用！”（《不中用的人》）阿旺、阿九都是一些不中用的、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准奴隶。

小说《板桥上》一开头提到在天定河支流正在流传着关于“新鬼”的故事。实际上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勤劳、善良而又孤独、懦弱的老寡妇的形象。老寡妇钟华太太，在浮脚楼里过着还算平静的晚年，不料那个当了州议员的儿子钟权源瞒着母亲，竟把老屋连同两公顷的椰园卖掉。老人向买主哈山讨回属于她的房屋和土地，遭到拒绝。老人无家可归，儿子把她送进“安老院”。某日

黄昏，老人挨着桥栏，发现了只翠鸟蹲在河中央一根木杆上，它也是无处栖息的鸟儿，触景生情，老人在极度悲哀的情景中投河自尽。然而，于昏暗时，哈山眼前却出现了朦胧的幻影——老寡妇一身白衣白裤，在桥上徘徊，似乎在向哈山讨回她的老屋和土地……掩卷沉思，我想起鲁迅说过的话：中国百姓，“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③驼铃塑造的钟华太太的悲剧形象，不就是像野草一般默默枯死而被活着的人讹传为“新鬼”吗？镇上几个华族贵胄捐款铸造一块刻着“南无阿弥陀如来”的石碑，用于“镇慑野鬼游魂”。这是何等残酷、何等虚伪的世界！作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二

凡是深刻显示人的

灵魂的作家，我们总是把他当做心理学家、解剖学家看待。驼铃短篇小说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是准确而深刻的人物心理描写。驼铃小说，没有太多的景物陪衬，人物外貌、外部特征描写也很节省笔墨，而是借助人物的语气、声音表现各种身份的人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又因为开掘得深，使读者看到了一个个活鲜的、颤栗的灵魂，作者因之成了人的灵魂的拷问者、慰藉者，反映了作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短篇《君子之诺》，在一千来字的篇幅里，把“我”——老黄的丑恶嘴脸，揭发得入木三分。小说情节并不复杂，“我”向“他”借了五万元，几年后连本带利变成十万元，债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催着还债，“我”答应先还两万。就在“我”下楼的瞬间，办公大楼坍塌了。“他”被压在墙角，胸部被压断几根肋骨，

请求“我”援救。作为报答，“他”把双方画押的贷款的合约撕掉。

“我”表示先还两万，“他”分文不收。现在，“他”死了。小说正是从金钱的窟窿眼里透视了人的灵魂的阴暗与自私；当大楼坍塌，“我”发现“他”挣扎着想从那斜卧在地上的墙角爬上来的时候，“我”怎么想的呢？——“你的命怎么这样长？如果死了，我这债不就清了！”尤其在“他”死后，作者对“我”的心态刻画，更是神情毕肖了。

“好啦！现在这两万块钱还拿出去么？这只是我和他俩人之间的君子之诺，当时并无第三者在场。现在他既然死了，这钱要给谁？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儿子？这到底是什么钱，不是又要费一番口舌去解释？这还罢了，万一他们不领情，反而追讨另外八万块钱，我怎么办？”

“现在该如何决定这钱拿不拿出去？”我看我不得不再认真考虑一下，

“感情用事，不但于己无益，往往还要被人看作傻瓜，值得么？”

作者从“我”的思绪起伏中揭示了一个食亲财黑者的卑劣嘴脸。作者没有直接说教，而是循着人物的心路显示出某种道德的观念。

在短篇《下女》里，作者对主人公女佣拉芝米的心理透视，是通过她的两次“笑”实现的。第一次笑是她来上工的那一天，男主人问她为什么不在头家那里做下去，“听说那头家的手脚不大规矩，是么？”“没有啦！”她似笑非笑，显得很尴尬。男主人的揣测也许是真实的。她因逃脱“头家”的欺凌而有了忸怩的一笑。第二次笑是她收到了男友詹得南馈赠的一件纱丽，而且决定请两天假去与情人幽会。这是她

半年来最开心畅怀的笑。当拉芝米披上那件纱丽正在扎腰巾时——

“格格格……好看么？”她笑着向我摆了一摆腰肢。当“我”探听赠送那件华贵的纱丽是男是女时——

“女的，格格格。”她觉得自己这一招回得好，便又得意地笑起来。

作者刻意描写这位女佣两次的笑，而在笑过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她辛酸的泪水和愤懑的控诉。她父亲嫌詹得南家境贫穷，反对女儿和他来往，把那件纱丽撕烂了，并威胁说如若再去见情人就要打断她的腿；幽会未成，她快快归来，却勇敢地说：“就让他打断我的腿吧！”为了忠贞的爱情，她向传统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几天过后，好色的男主人公偷看了她的乳房，“哗！咄咄咄咄！实在够大！难怪，难怪。”

她的脸庞倏忽变成了死灰色，恐怖中带着愠怒，她不能忍受这种污辱，次日清晨，她收拾了行囊走了一一为维护自我人格的尊严而出走。

用笑——苦涩的笑来抚慰下女灵魂奴役的创伤，作者藉此揭发社会、习俗种种污秽以及被奴役者为涤除污秽所闪耀的人性的光芒。作者也许不曾意识到，心理学可以加深加宽了他对现实的感受，使他的观察力更加敏锐，谋篇布局也更加简洁紧凑，显现了作者小说创作注重“心理体验”的艺术个性。

三

《驼铃文集》末篇《岁寒图》算不算是驼铃的压卷之作，我不知道。这类带有浓重政治气味的反映议会竞选的题材，在我看来，比较适宜于写成政治论文或报告文学。然而，作者

从一幅有诗意的《岁寒图》中获得灵感，引发了小说创作的热情，因此将它“小说化”了。

作者想要歌颂一位在逆境中知难而上的、“死，也要站着死”的、参与国会竞选的华裔社会活动家的英雄本色。由于作者有着较丰富的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因此，他笔下主人公钟汉源的轮廓也还分明，叙事生动，小说渲染的某些思想理念也还能放出光彩；但是，这个人物只是“扁平”的造型而不具有立体的、血肉丰满的形象特色。究其原因：一，小说占了一半篇幅用来叙述竞选工作的全过程，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以及集团内部的小欺骗与大敲诈等等。这种叙述方式适用于报告文学，而对小说创作来说，过多的社会背景的铺陈，无补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二，这种叙事模式，导致了形象变成概念，概念变成形象。如“我”与钟汉源关于拉选票、拟宣

传口号、给工作人员津贴等问题的讨论，已经偏离了人物形象塑造而以连篇累牍的议论和抽象的概念取代；至于小说的后半部，写钟汉源廉洁奉公的品质、计算选票出现反复等情节，显然是把概念、议论的东西“形象化”了。契诃夫对于堪称艺术品的小说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不要那种政治、社会、经济性质的冗长的高谈阔论”④《岁寒图》恰恰犯了这个毛病。小说的不成功，不全然是作者把政治引进了小说，而是用小说去图解政治，因而失去了小说的本义。

《柴船头》虽然也是一篇含有政治气味的小说，但它的叙述方式不是去阐释一个争取民族平等的志士何以成为政治犯，而是注重写人——“我”，一个政治犯度过十年铁窗生涯获释归来后的心境语境。视角的转移，使小说充溢着人情、亲情之美。当“我”在中秋节回到

板桥村与妻儿团聚时，重享天伦之乐，“做我能做的事，爱我所爱的人”；尤其是得知天性乐观、善良到晚年孤苦无靠的阿暗叔逝世的噩耗，更使阔别十年的“我”百感交集，心境带有几分凄凉。风景依旧，人事已非。作者写人回归故乡后的落寞伤感的思绪，所反映的却是时代的变迁和人际关系的淡化。因为专注于写人的精神风貌，它同样显示了作者“心理体验”艺术的光彩。

综观驼铃的短篇创作，那些反映底层平民的灾难与痛苦，使读者在压抑时爆发出愤怒，从沉重中振作起精神，

从而提出变革现实的要求。这是驼铃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之所在。在一些短篇中，能集中一点，深入开掘，从一点显现全面，以一目尽传精神，给他的小说增添了许多亮丽的色彩。我们虽然也指出了有的短篇叙事视角有所偏离，因而忽略了或削弱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但瑕不掩瑜，驼铃小说思想艺术所获得的成就，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艺术经验。我们所期待的，在《沙哑的红树林》之后，进入新的世纪，驼铃将会有什么样的飞跃。



注：

- ① 《沙哑的红树林》，荣获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暨雪兰莪福建会馆文学出版基金主办的2000年长篇小说评奖三等奖，即将付梓出版。
- ② 转引自玛·柯瓦列甫斯基《关于安·巴·契诃夫》，见《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1页。
- ③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集外集》），《鲁迅全集》第7卷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④ 写给安·巴·契诃夫（1886年5月10日），《契诃夫论文学》第26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马华文学研讨会”论文之一

思想的深化 与艺术的净化

——略论驼铃小说的品格与风格

□ 吕莺(中国)

1. 爱国主义。在现时一些所谓前卫批评家的著述里被判定为过时的东西，被讥为“文化垃圾”。然而，古往今来，严肃的文学家一直把爱国主义视为全社会全民族向心凝聚的精神支柱。反映在驼铃小说里，无论是描述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艰苦岁月还是经济文化建设的和平年代，透过种种纷繁的人物纠葛与情节起伏，爱国主义成了一面催人奋进的鲜艳的旗帜。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华人与马来人又是两个最大的民族。他们世代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热带岛国这块美丽而肥沃的土地，共同创造社会文明；然而由于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因此也常常出现不和谐的音调。在《可可园里的黄昏》中，华裔老人汉叔的独生女儿华爱上了马来青年阿旺，因老人反对，她随阿旺私奔，老人直到他的未来女婿逝去才意识他一生犯下的不可饶恕的错误：“虽说不能恢复从前的一切，但至少也能挽回那尚未断送的部分，让我在晚景中寻回亲情的温暖吧！”这是历史话语，是从惨痛教训中的自省，亲情战胜了世俗，民族情感的融合取代了隔阂与偏见；小孙子罗希便是这种融合的象征。至于“凡为华人都好，非华人都不好”，对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作者是持批判

态度的，它成了贯穿全篇的批判性主题。

中篇小说《无弦琴》中记述了殖民政府时代曾任市议员的华裔李有福，他把几个儿子送到英校去接受英国文化教育，只有唯一的女儿芳芳被送进华校。为何如此安排呢？李氏竟有自己一套怪诞的哲学：“他认为英校是龙蛇混杂的地方，当中有肮脏、懒惰的民族，也有终日酗酒、奴颜卑膝的民族，而自己的儿女当然都是龙种，教龙儿到蛇子蛇女的群体中去，自然容易出头，结果即使被别族的蛇女缠上了，吃亏的还是对方；若教龙女也到那里去，可就危险了，结果纵使也出人头地，但万一被别族的蛇子勾了去，那可要丢尽祖宗十八代的脸。把华族誉为：“龙种”，把其他民族贬为“蛇蝎”，这种莫名其妙的民族优越感、自大狂，其实就是鲁迅先生一再批判的华人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作者生动地再现了那一

幕。

短篇《卖阿瓦蕉》倒是称颂了华族与印度族的同胞情。一位印度老婆婆因孩子们吃了香蕉无力向“我”付钱而再三表示歉意时，“我”以同情心无怨无悔地离开了。因为大多数华人与马来人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布衣百姓，他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民族之间的和解与融合，是他们共同战胜贫穷、饥饿和权势者压迫、蹂躏的一道铜墙铁壁，是传承给后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渗透在忧患意识里，还有作家驼铃的拳拳爱国心。《岁寒图》、《我的大哥罗拔》等短篇，都真切地反映了真实的社会存在，即华人为争取应有地位所进行的曲折艰苦的斗争。“华统的候选人是输不起的，它即使不能扩张，也得保住原来的地盘，失去一个席位，便失去一分说话的本钱和尊严（《岁寒图》）。驼铃

平直的话语中蕴蓄着复杂的情感世界——华人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与人格独立，孜孜以求的目的“乃在于谋求平衡华马两族在国家政权方面的支配力量，为使华族同胞将来在本邦也能享受平等的权益和参政机会”。这的确说出了华人的心声，是二战后华人强烈的参政意识的写照。竞争是为了参与，参与是为了求得平衡，平衡才能实现稳定。小说虽然写得板滞些，概念些，但作者所捕捉的确是关系大马多民族社会如何在平衡发展中促进国家繁荣富强的重大课题。

“”

2 人道主义。

驼铃既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战士；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作家。驼铃早年身处内忧外患饱受殖民统治的时代，曾经度过几年铁窗生活，因此，揭示人民群众的疾苦，传达他们的呼

声，成了作家驼铃神圣的艺术使命。《下女》是值得一读的优秀短篇。年轻的印籍女佣拉芝米受着双重压迫：一重来自她父亲的家长制统治，禁止她与情人磨得南约会，并粗暴地把情人馈赠的纱丽撕烂；另一重来自华族男主人的污辱——窥视她的乳房后的性调侃。然而，拉芝米不顾父亲要打断她的腿的威胁，仍勇敢追求她的纯真的爱情；对于那个色情狂的华族雇主，她宁可少拿工钱愤然离去以示她的抗议。作者虽然写的只是一位出身微贱的下女，却处处闪耀着人格的尊严和人性的光芒。

还有《家福》中的瓦匠家福长期受包工头老狗延长工时的剥削，拖欠他应得的工资，后又被解雇。家福除了借酒浇愁，只能回家打老婆、孩子出气；为生活为吃饭“妻哭子号”，像是“幽灵的悲鸣”；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警察传来了儿子在吉隆

坡被人砍死的噩耗。在这里，当作者揭示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呼号的人们，那些无拳无勇的无告的弱者的遭遇的时候，便越发加深了人们的人道主义的同情，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浓度。

狄德罗说得好：“在专制统治下，美德是奴隶的美德。你可以指给我看温和、柔顺、懦怯、谨慎、哀求和谦虚的面容。奴隶走路头向下，好像他一直伸出来，等待着那斫人的剑锋……”^①。循着奴隶生活的轨道，短篇《不中用的人》中的农民阿九，在近二百亩园地里辛勤耕种木薯，临近收获时，他计算着五千四百担将有三万二千多元可观的收入，却被当地拿督黄金水偷收，拿督勾结了他哥哥使阿九成了“不中用”的人。驼铃对于贫苦农民阿九，在“哀其不幸”的同时又“怒其不争”，给那些在原有轨道上走惯了的奴隶猛击一掌。由于小说主人公性格上的弱点而遭

来灾难与厄运，作者这时运用的手法已不是毒刺，而是深秋摇落的霜叶——凄凉与哀伤。

鲁迅说过，有许多中国人辛苦而麻木地生活着，阿Q的愚蠢、麻木、糊涂、卑怯，失去思想的活力，在中国国民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落后的社会性格。驼铃笔下的人物形象，除了家福、阿九，《十年之后》中的小周是不是也属于“小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呢？小周十多年来在一些中小学断断续续充当了临时教员，他对教育工作的热忱被某些势利者看作“傻瓜”，但总被新来的合格教员挤出校外。为了取得合格教员资格，小周多次申请师训都遭排斥，偶尔得到某校一名临时教员的空缺，不料又被王督学推荐的表妹顶替了，愤然之下，当了十多年临时教员的小周，无奈地决心下海靠捕鱼为生。

在这些充溢着浓重

悲剧情调的作品里，作者没有直接宣泄自己愤怒的感情，也没有对悲剧制造者发表任何谴责的议论，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使读者从主人公“等同微尘”的生命价值中领悟到作品严肃的悲剧性质。

3 “小人物”“小事件”。驼铃说他的小说“尽是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和小事件”^②。驼铃小说艺术上推崇写实主义。在他笔下，社会底层及一部分中产阶级成了他重点描写的对象，因为他们是构成大马社会的主要成员。如小手工业者、工人、农民、店员、小商贩、匠人、佣人等依靠体力谋生的劳动者，以及教师、职员、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

那些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引车卖浆之徒”，他们生活环境简陋，谋生条件艰苦，求生欲望

微小。这些被压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具有质朴、勤劳、善良、宽厚、克己、忍让的美德，同时又沾染了自私、狭隘、虚荣、平庸、粗鲁等恶习。如短篇《撕》里的阿旺，由于受政客亨利张的愚弄指使，偷偷地撕掉竞选一方（即他的雇主拿督干尼）的标贴，受到法庭的传讯，亨利张一方面欺骗他说，“这是小事”，“我会帮助你”，实际上撒手不管，另一方面自己却投向了对方阵营，而让阿旺独自承担法律责任。他后来才省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秘密》中的“我”为新房粉刷占了点便宜（两桶油漆），被“无赖”缠上，不但“借钱”，免费“喝我的茶”，还不断受敲诈，使“我”天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小说把小市民因贪点便宜而日夜受良心煎熬的苦痛心理揭示得惟妙惟肖。《君子之诺》深刻地揭露了人性最自私、最污秽的一面。作者描述了两个朋友在金钱

面前友谊值多少钱的故事，对于“我”的无情无义、不执行承诺作了灵魂的拷问……在《一块钱》里，作者有意地要刺激那些“患有类似的精神病态者，使他们觉醒过来，以免跟着那位老校长滑进阴沟里去”^③。

面对现实人生，驼铃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张眼所见，仿佛尽是浑浑噩噩只为私利而钻营的族人”；虽然他以诚实的态度努力地要暴露国民精神的痼疾，以寻求读者的共鸣，但能否身体力行，“自己又不禁怀疑起来”^④。记得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创作《堂吉珂德》时也有过因恐惧造成的空虚，但他坚定地提醒自己：“你要牢牢抱住你的宗旨，去把那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完全捣毁；这事如果得到成功，你的功绩也就非同小可了。”^⑤为了捣毁“万恶地盘”或改造“精神病态”而产生的“恐惧”或“怀疑”，乃是作家

的敬业精神与使命意识所使然,也是驼铃几十年如一日执著于现实的文化品格的反映。

4 艺术的净化。

两个层面上实现“净化”。一是不“趋时”。驼铃面对那些仿佛站在世界屋脊上的“先锋”、“前卫”、“新生代”、“另类”以及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艺术家和艺术流派,他没有趋时(或曰“发烧”),而是固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按“原来的姿态”一以贯之。这使他的小说始终保持着严谨、直朴、客观、冷峻的艺术风格。再是坚持民族化、本土化的特色。驼铃虽然有着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并用华文写作以传情达意,但是他笔下的“小人物”,他们生存的文化环境、道德观念、风尚习俗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纯然是马来西亚的:

这对于那些以点缀“欧风美雨”为时髦的另类作家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驼铃擅于刻画“小人物”的性格特征,他的成功在于他的深切的情感倾向与客观的审美视角。作者用一种宽厚仁爱的胸怀和公正客观的眼光,审视着在马来西亚这块热带土地上的切人事。他总是喋喋赞扬普通劳动者身上善良、豁达和淳朴的精神品质(如《白毛先生》中的退休老教师与妻子在家庭生活中相互关爱、体恤而获得的精神愉悦);而对于“小人物”的自私、贪婪、狡黠的劣根性又是那样疾恶如仇(如《面子问题》中的史耀廉,虽累经挫折,却达观进取,终于取得正式教师的资格,但他爱慕虚荣,吹牛说谎;《一块钱》里的校长为捞到一块钱酬金的喜悦与烦恼——他利用职权让皮老师替人代写一封信而获一元钱的报酬,但因漏写了重要内容又

不知所措,当晚失眠引发血压升高,他驾驶的车竟滑进路旁的沟渠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可笑可憎,复又可怜可悲。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可以遇到许多这样的“小人物”和“小事件”,他们表演了一幕幕悲喜剧。这些人物汇成了驼铃小说独特的形象系列,闪烁着不同的或善或恶、善恶组合的生命光彩。

驼铃小说的感人力量在于它的民族性、本土性特色。所谓民族性、本土性即表现在民族的精神、性格、风貌上的自然因素。有人说,“歌德,不论在希腊风格的《伊菲格尼》中,不论在东方风格的《西东诗集》中,都是一个德国人”^⑥。这就是说,作家在作品的任何体裁和题材中都始终表现他所属民族的本质特征。驼铃大概很熟悉像问主这类华族同胞。问主主动辞去教书职务,大事做不来,苦活累活不肯做,他“连自己要怎样活下去,似乎也不曾好好地想过”,对待求

职，挂在他嘴边的词儿是“走走，看看，找找”，他是马华社会“多余人”的典型。（《职业问题》）当然也还有像《十年之后》的临时教员小周，他是被挤出生活轨道之外无靠无助的穷苦华人之一。作者也很熟悉其他民族同胞的遭遇以及他们的习性与愿望。如《偷渡者》中，为了生存，也为了养活双目失明的母亲，弟兄俩成了无奈的偷渡者，他们虽然逃过了大海的吞没，弟弟因生活所迫参与了合伙抢劫，兄弟俩终于被警察缉获，等待他们的将是惨苦的囚徒生涯。总之，驼铃熟悉这块沃土上共同生存的多元民族的社会，特别是华族社会的底层人物。作者所描摹的一幅幅马来西亚社会生活的图画，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精神风貌及其隐密的内心活动，都写得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唐代诗人元稹写下这样的诗句：“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①是的，如若不曾亲临长安，怎能真切地绘出秦川的景色呢？

在驾驭华文技巧上，作者既保持中华传统文化遣词造句的基本手法，又采用了当地民间生动朴素的口语，叙事简洁，情节生动，平铺直叙中韵气传神，看似平凡却从中透出精雕细刻的高度艺术品质。

驼铃小说写普通人，普通事，凡人心理，凡人仪态，故事也多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他牵动的人物，无论是白领阶层还是平民百姓，举手投足，神情毕肖，嬉笑怒骂，意趣盎然。即使是作者的批判意识也融入于平易近人的叙述中；偶尔略带幽默的笔调，又满含着哲理的韵味。

驼铃小说语言的特点是平易而不做作，精制而不粉饰。作者把握住每篇小说中语言运用的“度”，既没有那种悲天悯人、施舍同情的语气，也没有那种颐指气使、高踞在上的教训。不同身份、职业的人物，所用的言词和神态气韵，都各具自己的特点。综以上以观，驼铃小

说通过富有形象性的语言显示了“文化规判”与“文化歌颂”，这在马华文学中应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也是在华文文学中民族化与个性化融二为一的具体体现。

当我们聚集一堂研讨本世纪后半叶马华文学的成功经验时，我企盼着驼铃先生在新世纪能有新的创造，新的飞跃！❖

注释：

- ①[法]狄德罗：《绘画论》，《西方文论选》上册第38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 ②④驼铃：《无弦琴及其他·后记》，大马福联会暨雪福福建会馆出版，1989年版。
- ③驼铃：《可可园里的黄昏·后记》，铁山泥出版有限公司1985年版。
- ⑤[西班牙]塞万提斯：《堂吉珂德·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 ⑥[俄]赫尔岑：《往事与沉思》，《赫尔岑论文学》第2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
- ⑦元稹：《论诗绝句》，《元稹山诗集笺注》卷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沙哑的红树林 (片段)



星期一早上，一踏入学校办公室，曾校长便把金枝叫到面前说：“星期六下午，爱大华国中的倪校长特地到我家来，说怡保教育局来电，要他转告：学校注册官要见你。时间就订在明天上午十时左右。”

“什么事情？”金枝觉得有点不妙，但还是镇定地问道。

“不知道，倪校长说，对方什么也没说，只教他转告罢了。”曾校长面无表情。

“为什么不直接通知我们的学校。而要通过国中转告？”金枝喃喃自语。

“我们的学校没有电话呀！”曾校长提醒道。

“什么事情这样急？”从第一新村来的同事高老师，生来敏感，听了不禁问。

“我看十之八九，是要升级当校长去了。自从内阁新薪金制实施后，很多具有高中资格的教师都获得

了升级，何况林老师还拥有当校长的资历。”副校长萧老师一向看好金枝，认为他升迁是迟早的事。

恐怕是要把我调到远的地方去受苦吧，金枝心里想。因为《民族大旗下的阴影》一书，内容的确充满对当权者的不满和谴责。当局也许本想从我实际的社会活动中，找出确以入罪的证据，无奈却一无所得，所以现在就用这种办法加以惩戒。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又算得了什么。当年的尤仑和家乡双溪地南还不够偏僻和荒凉么！

尽管同事们议论纷纷，金枝都没细听，一心只准备接受调职的惩罚。

第二天一早，金枝便到镇上搭的士。他心情轻松，教育部门的官爷过去见得多了，觉得一点也不难应付。两眼贪婪地浏览着那新辟的怡红公路两旁的自然景色。从农村里来的人，不论到哪里，细胞里的基因，似乎随时都会对山水林木或牛羊小舍的

田野风光，产生亲和作用。当车子经过横跨霹雳河的依斯干达沙大桥时，他几乎完全沉醉在远处沙洲草地上那点缀着绿树和水牛群的图景之中，而忘记了此刻要到哪里去。

直到抵达那车水马龙的怡保闹市，他才惊醒过来：怎么又掉入了这纷扰的世界？

金枝满怀自信地踏入了州教育局。问明了注册官的办公室，便敲门进去。

金枝按照礼貌，报上自己的姓名，座前那戴着金框眼镜的马来籍官员精神为之一振，随即转头对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陪他聊天的一个华裔人士道：“哦，来了。”

“爱大华第三村的林金枝老师？”那个高头大马的华人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是。”金枝一时实在弄不清楚，到底是谁要见自己。

“这是谢警长，他们要找你谈话，你跟他去吧。”那马来官员也站了起来，微笑着对金枝说。

“哦。”金枝顿觉不妙。但能不跟着他走么？

出得教育局大门，又一个探员模样的年轻人跟了上来。金枝注意一看，那黄斜纹布长裤的口袋鼓鼓囊囊的，他随即记起，这个年轻人刚才不是已经站在那里等着。

金枝终于进入了谢警长的座车，那个脸儿红红的跟班则坐在后面，就像在押解什么嫌犯似的，令他好不纳罕。

“林啊，你教了多少年书啦？”谢警长终于开了腔。

“就快满十六年了。”金枝错误地把在新加坡执教和在芙蓉卖书的时间都计算在内。

“现在薪水应该很高了吧？”谢警长并未置疑，而继续闲聊般随意发问。

“七百。”金枝实话实说。

“哗，还高过我的咧。”谢警长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平的现象而轻呼起来。

“会么？”金枝对于各类公务员的薪俸，一向不注意。只觉得在教师的薪金获得调整后，医务、警界等，好像都在要求改善待遇。有关新闻报上不时可见，只是他并未加以细读。

谢警长沉默了片刻，接着又说：“林啊，政府对你们教师不薄啊，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嗯。”金枝明白他的意思，不得不敷衍。

谢警长终于把金枝带到火车站酒店。那厢房相当宽敞，布置雅洁，而且灯光明亮。在茶几两边的长沙发上，早已经有几个便衣警务人员坐在那里等着。其中一个，一见金枝他们到来，便起身转入后面的房间，把一个结着猪肝红的领带的头儿似人物

请了出来。

“这就是林金枝先生。”谢警长忙向他交差。

那红领带人物自己坐在左首的单人沙发上，指示金枝坐在右下边，和他相对，由他主问。坐在他们左右的长沙发上的人员，虽然个个脸带微笑，但那一对对极欲洞悉真相的眼睛却片刻不离地注视着金枝。

“林先生，我们为什么请你到这里来，你一定心知肚明。”红领带人物率先开口道：“所以我也不想转弯抹角，现在就让我们开门见山，直接问你：你跟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希望你清楚地向我们作一个交代。”

“您说什么阵线啊？我还没听过哩！”金枝猛然一惊，心脏蹦个不停，强装镇定地回答。

“林先生，你为什么这样？是不是对我们不信任？”红领带人物瞪着费

解的目光继续道：“我们彼此都是政府公务员，但是你却吃里扒外，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知道么？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我们才请你到这里来私下解决。”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坐在左边长沙发靠近主问人身边的一个随从，立刻起身开门。原来是酒店侍者捧着饮料要进来。

大家于是各自忙着倒茶倒咖啡，加糖加奶水。但坐在右边长沙发靠近金枝的那个年长者，却亲切地问金枝要哪一样，并亲手为他斟了满满一杯：“喝了，慢慢再谈。”

红领带人物呷了一口咖啡，再点上一根骆驼牌香烟，然后悠悠然继续说：“林先生，我们完全是诚心诚意要为你解决问题的，你看，我们租下这么一个地方请你来，花了不少钱的呵。你想，我们会让你一句‘还没有听过什么阵线’就解脱了的么？”

“其实，没听过，也

该看过。报上不是时常刊登有关的新闻么？”座中一个随员，突然掉了这么一句。

“就是嘛，我说林先生你做戏的功夫还是很差劲，嘿嘿。”红领带人物得意地笑起来。说着，把原本置放在身边地板的公事包，拿起来放在茶几上：“你要不要看一看，你写给他们的‘思想汇报’？”

“……”金枝一时乱了方寸，不敢面对，只含糊地说：“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思想汇报’。”

“林先生，你打算演戏演到底？”红领带人物阴阴地笑：“别来这一套啦，我们都是专业的，教书也许会输给你，但是在这一方面，没有理由会输给你。”

“我们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组织？现在教师的待遇不错嘛。”刚才驳斥他不知有“解阵”这个组织的说法的随员又开口道。

“他想将来当教育部长吧？”主问者揶揄地代为回答。

“说吧，说了，我们就让你回去。明天照样可以去教书。”刚才为他斟茶的老者一派和气。

“没有什么东西好说！”金枝态度依然强硬。

“林先生，我现在明白告诉你，如果你不肯合作，今天就是扣留你了！”红领带人物突然拉下脸来。

“好，你扣留吧！”金枝也突然勇敢起来。他想，自己被扣留了，杨老师便知道事情已经败露，而得以及时上队或采取什么应变之计。

“奇怪！”红领带人物为之愕然：“死已临头，怎么还不会悔悟？”

“……”金枝紧抿着嘴，缓缓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准备让他加上手铐。

“嘿嘿，林先生，你冷静一点，坐下来好好再

考虑考虑。”先前为他斟茶的老者，始终不想把事情弄僵。

“好吧，我就给你十分钟时间考虑。”红领带人物顺口答应音儿。

“不必了，扣留吧。”金枝并不坐下来。

“好，成全你。”红领带人物满脸不悦地拎起公事包说：“现在就跟我们到对面的警察局去。”

一伙六人，鱼贯地从火车站酒店楼上走下来。他们并未对金枝加上手铐，看来就好像一群好朋友。红领带人物带头，金枝随后，那为他斟茶的老者则跟在他身边，继续劝诱：“林先生，一旦入了案，你想放弃就来不及了。我们实在不想随便毁掉一个人的前途。希望你能悬崖勒马。”

“林先生，你这样的做法实在不聪明。其实，这样的牺牲是不必要的。只要你清楚地把事情交代了，我们会教你以后怎样

应付那些人的。”跟在他背后的另一个说。

“不聪明？这样的牺牲是可以避免的？”金枝突然想到：不错，我为什么不编造一个故事，先求脱身，然后再设法联络杨老师，一起上队。

然而，他已经跟着这伙专业人士，越过大马路，踏入中央警察局的大门，看来一切都太迟了。

“报案。”红领带人物径直走到值班的伍长办公桌前。

花白短发的老伍长倏地站起来向红领带人物行礼。然后紧张地问道：“什么案件？”

“颠覆活动。”红领带人物说了，随即转身向金枝索取身份证。

“啊，金枝！”丁人俊闻声，随即从里间走出来，假装意外碰见而不胜惊异地抢到他跟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清楚……”金枝正待回答。

红领带人物却突然立正向丁人俊行礼，把他的话头儿给打断了。

“颠覆活动。”红领带人物要笑不笑地望着丁人俊：“老板，你认识他？”

“嗯，暂时不要入案，交给我。”丁人俊一派义不容辞的模样。

丁人俊一手勾住金枝的肩膀，一边往外走一边问候：“十多年不见了，一切都好吧？”

“遇上今天这样事情，您想会好么？”金枝苦笑道。

“不要紧，你放心。”丁人俊不假思索地安慰道：“等下我们再慢慢来聊。”

“毕业后，全无您的音讯，我还以为您飘洋过海到哪里发达去了，原来在这里。大概很高级了吧？”金枝似乎也希望能从他这里获得转机。

“是的，我刚从砂朥越被调回来。一直都在警界服务，发达不了。”丁人俊咧着嘴笑。

他把金枝带到警局的一间会客室，并通过电话向食堂要来两人的饮品，然后问道：“对了，你現在干哪一行？怎么会牵涉到颠覆活动？”

“教书。”金枝吸了口加上冰块百事可乐，然后无限苦恼似地叹了口气说：“咳，给自己那满腔的社会正义和民族自尊的思想感情害惨了。由于五一三事件的刺激，我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谴责当权者的文章，后来收集成书，题为《民族大旗下的阴影》。出版问世后，竟引来了一个自称是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成员青年的垂青。他频频到访，而且一再强调：通过语言文字作批评，犹如隔靴搔痒，到底起不了作用。只有枪杆子，才能改变情况，实现自由与解放的最终目标。”

“哦，你因此参加了他们的组织？”静悄悄地

听着他叙述的老同学，这时才经验老到地插嘴说了一句。

“不，我并未加入他们的组织，只在他的要求下，写了一篇自传式的所谓‘思想汇报’给他。结果，今天就被你的同事们请到这里来了。”金枝决定只供出可能已经被人家掌握的部分。

“他没有要求你协助些什么工作么？”丁人俊提示道。

“有，我每个月都捐二十块钱给他们。”金枝又承认多了一点。

“就是这样？没有要求你协助散发传单或者张挂红旗、装置炸弹等等？”丁人俊进一步问。

“没有。”

“真的？”

“真的。”

为了取信对方，金枝转念一想，又吐露多一点：

“啊，我忘了，去年农历新年和今年中秋，我曾经应酬似地送了些腊肠、腊鸭和巧克力之类的东西给他们。”

“嗯。”丁人俊沉吟了片刻，然后问道：“你一直都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警方？”

“没有。”

“为什么？”

“怕麻烦！”

“这是不对的，现在不是更麻烦了么？”丁人俊仍然平静地望着那一脸稚气的金枝：“幸好你碰到我，否则，这个结就解不了。好，现在你把你和他来往的经过，详细地从头说一遍，让我记下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什么职业，住在哪里，你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些什么，给过你些什么读物，你帮他做过些什么，给过他多少钱，多少物资。”

丁人俊说完，便从身

上的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拍纸簿，按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准备写口供。

金枝也表现得很合作，有问必答。

折腾了大半天，金枝终于从中央警察局走出来。他想，今后的行动必然受到监视，要如何联络杨老师，不如现在就直趋他家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呵！



附启：本书已经出版，邮购处为8, Tmn. Okid,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每本价RM20.00 (包括邮费)，以示优待本刊读者。

马华文学现象

□ 孟沙



“新”和“旧”不是绝对的

20世纪的现代，再过三五十年，也会变成旧东西。正如今天一些年轻人看不起老一辈的所作所为，当有一天他们进入老年时，一样的，他们也会成为那时候的年轻人所瞧不起。“新”和“旧”的定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的新，总有一天会变成旧，两者是相对的。因此，今天的年轻人不必老嘲笑别人的过时赶不上潮流，再过三几十年时代改变了，那时他们也将尝到被人嘲笑的滋味。这世界是公平的，谁也不可能永保青春，而天理循环，今天剃人头者，总有一天被人剃其头，没有谁可以幸免。

现实主义的存在，已经超过几千年的历史。不管在中国或在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永远有它们一席之地，并不是说要否定便否定得了。《诗经》来自民间无名诗人的歌谣，它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到了今天，好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仍然挂在读书人口边，并没有因时代久远而烟逝。还有唐诗宋词，连没有进学堂的小孩都能背诵上几首，李后主的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写得明白如话，一点也不深奥难懂，已经历了无数个年代，却没有人认为它过时，这是什么原故？

文学的生命力

上千年前古人之作，今天人读来仍感动不已，这就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而文学的生命力来自生活，来自民间的语言，它是活在人民心中的语言，它超越时间和空间，可以永恒存在。反观，那些在同个时代里标新立异的东西，可能曾经炫耀一时，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很快便在历史的长河里淹没。远的不说，就拿50年代曾经风靡新马文坛的现代诗说吧，那时许多年轻人爱跟潮流，捧着台湾诗人亦步亦趋，东施效颦，写的尽是人家看不懂的所谓“现代诗”，一时蔚成风气，而那些

走写实路线的诗人则被人目为落伍者。不只是这样，他们也看不起“五四”时期的作品，认为巴金、艾青的技巧陈旧老土。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的弗洛伊德、艾略特才是真正值得效法的对象，只有台湾的痲弦、洛夫、余光中才配称为中国诗人。这样的景观出现了一段时期，后来发现台湾那些老诗人一个个“反璞归真”，他们却死硬到底，仍然钻进牛角尖不肯罢休。今天回头看看史实，那些曾经风光的所谓“现代诗”，有哪几首真正令人记取的？为什么现代人写的“现代诗”，寿命竟那么短暂，即使数量多如恒河沙数，却都像“海市蜃楼”般，不消多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令人不解的，今天的诗坛竟还充斥着一大堆“梦呓”式、不知所云的所谓“现代诗”，诗作者以“表现自我”作为创作的最大目的，喜欢怎么写便怎么写，完全不把读者放在眼里，结果写出来的

东西可能连作者本身都不懂，难免要闹出笑话。柏杨曾经以“打翻铅字架”来揶揄台湾的现代诗，可以想见这类现代诗已到泛滥成灾的严重地步。

经典之作

可是，偏偏就是这批自诩为最前卫的诗人、作家，唯恐将来的史家把他们遗忘，出道没有几年，由于曾经得过几个奖，便急不及待要给自己定位。他们藉口老一辈的文学史家有偏见，对旧有的马华文学史啧而烦言，认为那是现实主义的产物。他们要为现代主义请纓立碑，同时志在改写马华文学史，首先罗列种种“罪名”，宣判现实主义死亡，接着依他们的准绳，一口咬定马华文学在70年代以前没有“经典之作”。在他们编写的马华文学史里，许多为马华文学默默耕耘的老兵没有名字，因为那些人

不属于现代派，不是他们的同路人。在打击别人的同时，他们不忘抬高自己，在自编的文学史中，能够被圈中的具代表性作家寥寥无几，来来去去不外是“朋党”几位。一边自编自导自演，一边又有台湾评论家撑腰说尽好话，于“经典缺席”之际，有人“趁虚而入”，一幕幕“颠覆马华文学”的好戏便在90年代的世纪末隆重登场。

文学作品经典不经典，是活着的人可以信口雌黄的吗？试看一部《全唐诗》，收集的诗家作品数以万计，可是真正家喻户晓的却是《唐诗三百首》，那是经过无数岁月朝代筛选的结果，岂是诗人本身主观愿望可以达致？从留传下来的经典之作，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作品传世不传世，不由得作者在生时喊得震天价响，而全然是作品本身在“说话”。马华作家也不例外。你说铁抗、张一倩、韦晕的小说

无足观，最好的做法就是：写出自己的小说，让作品去鉴定作家的地位，而不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做着鞭尸的勾当。现代商场上不是流行这样的口号吗：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我想，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也应有这样的自信，除了靠本身不断努力，不断寻求突破，他根本无需要为了抢着“出闸”而把别人踩在脚底。如果一个自诩为作家的年轻人连这点基本的识见也没有，那么即使他拿过再多的奖项，也不能为他增加多少光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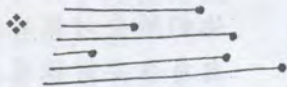
急功好利的 文艺青年

今天的文艺青年，一个普遍的通病是：急功好利。他们急于上岸，不愿意循序渐进，老是希望抄捷径。新一代作者和他们的前辈有着很大的思想上的分野，这和整个时代的风潮息息相

关。过去的年轻人，特别是受华文教育者，一般上都有个共同点：敬老尊贤，即使成就高出前辈，也不会轻易流露一副盛气凌人状，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谦虚”。但是到了新一代，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抬出学历，或者搬出什么新名堂，一开始便摆出高架势，好象在向世人挑战：我是前卫份子，落伍的人请别挡住我的去路！如果人家不让路，他便抡起手中的刀棍，不理对方是何方神圣。文坛的情况更为明显，一些被传媒捧红的“青年作家”，一朝负笈海外，又在异乡扬名立万，马上摆出“晚娘嘴脸”，别说老作家在他们眼里视如草芥，连整个马华文学史也是他们所要讨伐的对象，自负狂妄的程度真是无以复加。想想看，这一小撮出身马来西亚，接受华文教育的哺育，可成长高飞后却对马华文学不屑一顾，从他们身上，有哪一点“人格光

辉”足以奠定其作家地位，或者成为后来者学习效法的榜样？一个作家要受到世人的尊崇肯定，全看他能拿出什么货色；而作品是作家人格和艺术修养的综合表率，一个人品卑下的作家，也难以期望他的作品会达臻高度的艺术水平。

今天的文学发展走向，已越来越商品化。问题是：商品可以靠打广告风行一时，正统的文学作品行吗？歌星、影星可以通过宣传打响知名度，制造轰动效应，可以一炮而红，而作家行吧？被传媒吹捧上天的明星作家，如果不是靠作品“说话”，很快会被别的明星作家所取代，正如商品那样，流行过后便有新的产品取而代之，道理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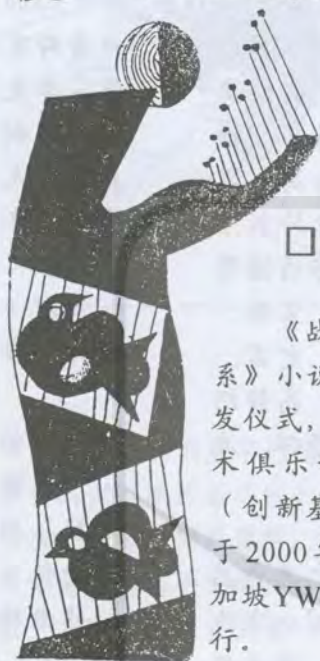
按：本文乃是作者应马新汶天主教写作人协会之邀，于1999年10月24日在该会主办的文学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内容摘要。



方修编纂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

小说一、二集简介



□ 网雷(新加坡)

《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二集的首发仪式，由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与中国北京（创新基金）联合主办，于2000年6月24日假新加坡YWCA大厦大厅举行。

新马华文文学史开拓者、著名文学史家方修继70年代初编纂全套10册的《马华新文学大系》(1919-1942)之后，再接再厉，继续编纂全套6册的《战后新马文学大系》(1945-1976)。事隔30年后，在创新基金赞助下，如今终于顺利出版。工程浩大的两套大系先后问世，蔚为文坛盛事。

此二册小说集，共收录87位新马华文作家106篇小说佳作，作品继承了新马华文文学反殖反封建的优良传统，描述了战后31年来新马抗日、抗英、争取国家独立的史实，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的生活与精神面貌。

现分述如下：

《小说一集》

此册收录战后初期(1945-1948)、紧急状态初期(1948-1953)与反黄运动时期(1953-1956)三个文学历史时期的小说创作（全文或节录）共48篇。

★ 战后初期的小说分为以下两类：

1. 从战争到和平——林参天、丘天、殷枝阳的作品描写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的生活，刘冷与夏霖的小说则描写战后的社会现实。
2. 侨民文艺举隅——沙平（胡愈之）与杨嘉属于侨民文艺范畴的作品。

★ 紧急状态初期的小说分为以下两类：

1. 侨民文艺的尾声——作者有韩萌与百亮。
2. 小市民的生活及其他——小说反映本地一些次要现实或疏离于

本质的现象，作者有：萧村、白寒、史汀、苗秀、赵戎、于沫我、丘絮絮、黄槐（姚紫）。

★ 反黄运动时期的小说分为两部分：

1. 新人的崛起——这批文坛新秀意态奋进，斗志昂扬，富有热烈健旺的时代精神，作品主要发表园地是《文风》与《绿洲》副刊及《人间》半月刊，作者包括贺巾、马亚、高宁、克民、林丹、于琴（即贺巾）、杨朴之、杨田源、谢克、麦青、田流等。
2. 老一辈写作人——包括陈全、黛丁、方北方、貂问湄、韦晕、沙风等。

的小说创作（全文或节录）共58篇。

★ 60年代的小说创作分为两类作品：

1. 反黄运动的尾声——即在反黄运动退潮期而仍保持一定的反黄运动精神的作品，抨击黑暗现实与腐朽现象，赞扬与支持新生的事物和美好的憧憬。作者群有：宋雅、马阳、夏彬、史雷、谢明、罗林、高静朗（贺巾）、曙辉、流军、李过等。
2. 本时期的第二类作品——大都描写小市民阶层的生活，作者群有：姜凌、李汝琳、黎航、黄叔麟、梅拉、莽原、杰伦、淡如、年红、端木虹、游牧、陈孟等。

好人好事，作品较贴近时代，较有生活气息。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刻画劳苦人的生动形象，描述发生在工厂、农场、胶园、矿山的感人故事。作者群有：伏浪、黄牢、李发、邓亮、连铜、石剑洪、朱扬、吴宜、尤琴、崇汉、岳典、冬琴、吴宏声、志工、萧汀（怀鹰）、江飒（李拾荒）、夏桦、鲁汉等。

2. 本时期的第二类作品——小说的时代气息薄弱，题材包括家庭、爱情及个人感情等，作者群有：巍萌、马夫之、雨川、驼铃、马汉、梦平、邓亮、爱薇、韦西、孟毅、张挥、易梵、宁舟、杨秋卿、蓝玉、尤今等。

15-6-2000

《小说二集》

此册收录60年代(1957-1966)与70年代(1967-1976)两个文学历史时期

★ 70年代的小说创作分为两类作品：

1. 世界性思潮冲击下的产品——作家偏重写



变



□ 朴石

从会所下来，横街里的商店早已憩业。雨，也已经停了，几盏昏黄的街灯映照着冷寂的夜幕。他摇摇头拍拍疼痛的颈项，将身体向后微仰，深深吸一口气，藉以驱除身上的倦意。他将手中的文件袋放到停放在路边的摩多，戴上头盔，踩动了引擎。

骑摩多从会所回家，要跑约二十分钟车程。夜雨过后的怡保，路上车子不多，偶而一辆汽车从身边飞驰而过，卷起一阵冷风，他虽然穿着夹克，还是感觉一丝丝的寒意。

这十年来，他已习惯了在寒夜中骑摩多走这一条路，可是今晚他觉得这条路好像比平时远了许多。

为了准备下个星期的讲座筹募会所的活动基金，这两个星期他每天吃过晚饭，就到会所处理各种书信请柬票券等工作。自从一九七六年开始参加会所的活动，他对这个会有很深的感情、当年的伙伴几乎都已

离开了，他也曾经有好几次想要放弃，最后还是舍不得，继续守着这片文艺园地。今晚，他确实感到好累。

回到家，已经接近十二点，秀梅和两个孩子都已睡了。他放好摩多，开了门。厅里仍开着一管长灯，桌上用铅笔盒压着一张纸，是女儿韵涵临睡前给他的留言。

“爸：

有一位许光明叔叔，八点多钟的时候打过电话来，说是您多年的朋友，说明天傍晚来我们家找您。

涵涵

10.30p.m.”

“许光明？”他想了想，“哦，当年的伙伴，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络了，找我有什么事？”

随便洗了洗脸，他轻轻的走进睡房，以免吵醒秀梅。他和妻子秀梅是在会所认识的，两人日久生情，一九八二年结婚。韵

涵出世后，秀梅就没有再到会所活动。她在市区一家制衣厂车衣，放工后就把手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他们十年前用储蓄购买这间廉价屋，才从市区搬来这里居住。虽然秀梅不反对他继续搞文艺，但最近几年对他搞文艺经常搞到夜深时分才回到家开始有点牢骚，夫妻俩偶而会发生争执。

换了睡衣，躺在床上，他虽然很累，一时间却睡不着。

“许光明，当年会里的活跃分子……”他想起多年前的一幕幕情景。

一九七二年，他在国民中学念完初中后，就离开班台到怡保，在一家电器公司做学徒。从纯朴的渔乡出来，他不喜欢跟工友到处吃喝玩乐，放工后就躲在住所看书进修，渐渐对文艺发生一些兴趣。

在他年轻的心田里，七十年代是一个有许多激情的年代。北方那个大国惊天动地的运动，激起千重浪，虽然遥远，仍然一波一波地冲击这片土地；在园内，春自人间来文娱巡回演出高举起来发扬健康文娱，打击灰黄文化的旗帜，在各地带起一股表演艺术热潮；还有振奋人心、波澜壮阔的华文独中复兴运动……。他当时对这些并没有多大的认识，只觉得阅读歌颂好人好事的书藉和新闻报导，令他好生感动。当时会里来了一群年轻人，热火朝天地搞学习搞演出。他对这个会略有所闻，时常想，能够参加该多好！但随后又想，自己书读不多，不会唱不会演，写文章更不必说了，参加这个会能做什么？他总是这么想，想了又想，这件事挂在心上总是不能放下。终于有一天，他看到这个会举行文艺观摩会、欢迎公众出席观赏的消息，他终于按捺不住，决定到时去看一看。

那一晚，他经过几次犹豫后终于上到会所。会

里很热闹，在靠近入门处摆放着整百张椅子，站着坐着挤了六七十人；会所靠里边布置了一个表演区，一些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正在为观摩会作最后的准备。他环视一遍，没有见到一个认识的人。他选了最后一排一个空位坐下，静静地等待观看表演。

当晚的观摩会除了会员的表演，也邀请几个友好团体呈现节目。他还记得第一个节目是大合唱三首歌曲，分别是《做个文艺的好青年》、《一身汗水心欢畅》及《播种》；接下来是三句半《谈谈生活》；还有舞蹈、对口词……都是一些很有朝气的艺术节目。到了舞剧《海上儿女》，剧中海上儿女捕鱼修网、面对风浪、债主逼债、团结反抗恶势力的每一幕情节，都紧紧地牵动着这颗来自渔乡的年轻的心……

“您是哪个团体的？”节目体息时间，一个演员坐到他身边和他搭讪。

他认得是那个表演三句半的演员，有点尴尬的说：“我……我不属于任何团体，只是上来看。”

“对文艺有兴趣？欢迎你加进我们的会。”

“我……我不会唱歌不会表演，可以参加你们的会吗？”他有点怀疑。

“没关系，大家都在学习，我也不过是个建筑工人。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介绍人。”

观摩会过后不久，他加进了这个会。当时会所不在现在的地址，而是租用市内一个会馆的四楼，场地好大，有一个办公室、一个会客厅，一个阅读室，还有一个供进行各种活动的宽阔空间。

他参加这个会那一年，正是会里活动最蓬勃的时期。那个时候，积极参与活动的伙伴有四五十人，一个星期七天，每晚都排满了活动，有歌咏、戏剧、舞蹈、口琴、文艺、国文班、乒乓组等，很多伙

伴都是一人参加两三个组，每个晚上会所里都热热闹闹。

参加会所，他有回到家的感觉。伙伴们都很互助友爱。除了参加活动，大家也经常聚在一起，看书学习谈生活。有时候星期六谈得夜了，他们几个从外地来的伙伴索性就在会所打地铺，一直谈到深夜才睡。星期天，大伙儿在会里自己动手煮午餐，感觉到“家”的温馨。他们当时很喜欢看来自中国的电影和记录片，经常互相招呼着大伙儿去看。他记得一出《刘三姐》，他和伙伴看了又看，有几位伙伴更打从影片在新加坡开始放映时就去看，然后在吉隆坡，在怡保，看了十次八次，竟然毫无厌倦的感觉。为了筹募会所的活动经费，一些伙伴曾经在农历新年前自告奋勇到巴刹卖柑；他们也曾经替别人挖掘沟渠；举行电影招待会筹款，他们在晚上到怡保附近新村沿门逐户售卖入场券。和伙伴们在一齐，他感觉到生活充实又有意义。

当然，会里也不尽是欢乐，伙伴们有时也会为了会所的事，或者一些他们谈论的课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他就经常见到伙伴们为了“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问题在辩论。

当时许光明在会里担任总务，是个大学先修班毕业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讨论问题总是雄辩滔滔。许光明最爱引用辩证唯物论来强化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什么现象与本质、事物的两面性、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内因与外因、否定的否定等等，严然是会里的理论家，对会所的方针和路线，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觉得自己不懂什么辩证唯物论，也搞不清“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有什么不同。他只是觉得会所可以让他学习到很多东西，所以很积极地参与会的各种活动。或许因为这样，两年后他被选为理事，逐渐成为会里的一个中坚分子。

然而就在那个时候，来自北方的浪涛平复了，接着，国内的表演艺术也走向低潮。一月复一月，一年复一年，渐渐地，到会所活动的伙伴少了；慢慢地，连一些理事也不积极了。他偶而听到一些伙伴说，连中国都改变了，我们还搞什么呢？好些伙伴到外地工作去了，会里的活动也少了。每一次有伙伴到外地工作，他都有—种失落的感觉。

一天，他在阅读室里遇到许光明，两人闲谈了一阵，许光明突然对他说：“下个月，我要到吉隆坡去工作了！”

他听了有点愕然：“你走了，会所不是又少了一个人？还有总务的职位由谁来接手呢？”

“会所还是有人的，多一个我不多，少一个我不少。总务吗，你也是可以做的啊。”许光明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我？”他回以一个苦笑，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他记得，几个月后理事会改选，没有人要当总务，结果，他被推上了总务的职位……。他记得，后来会里活动越来越少，上来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少。后来……后来他做了会长。后来……后来……。他的记忆渐渐模糊。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有点烦躁。吃过了晚饭，他收拾好—袋文件，准备见了许光明后再到会所。

不一会，—辆簇新的马赛地房车来到屋前，是许光明到了，他从厅里迎了出去。

“诶——还认得我吗？”许光明一下车就带着满脸的笑容快步上前和他握手打招呼。

“认得——怎么会认不得！”他也拉长嗓子回答。

“还好吧？”许光明问候着。

“还可以啦。”

寒暄了几句，他请许光明到厅里，叫秀梅也—块儿坐下来。

十多年不见，他们三个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许光明的样貌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有点发福，穿著挺光鲜。

他们互相对望，向对方挤出—点笑容，—时间却找不到什么话题。

过了一阵子，他问：“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里？”

“听说你还在会里，而且做了会长，问了几个以前的会员，才拿到你的电话。”许光明顿了一顿，“会里还有谁在？还有什么活动吗？”

“我们那个时候的伙伴，已走得七七八八，只有三四个还在。歌咏、舞蹈等等都没有搞了，现在

的年轻人不喜欢这种艺术。我们的会所早已搬了，租一个小地方，只是用来存放会所的资料和书籍。”他淡淡地说。

“都没有活动了，那你们现在在搞什么？”许光明有点不理解。

“搞什么！拉着几个老骨头，每年筹点钱办一两个讲座或什么比赛，勉强维持着这个会罗！”他有点自嘲地说。

“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幼稚，搞什么文艺啦，白白浪费我的时间。如果当年早点出去吉隆坡闯，今天多好！”

许光明只是不经意的说，但这几句话听在他耳里，就像突然间被一记闷棍，打裂了他的心房，一股不知是愤慨还是苍凉的感觉，从内心最深处喷涌而出，刹那间浸透了全身。“幼稚啊幼稚！回想当年大伙的激情、为理想的付出，后来一个个走了，今天的结论，就是‘幼稚’两个字！那……那这十多

二十年，我守着这个会所，又是什么呢？……”

许光明并没有察觉他情绪的变化，见他好像在想什么，转过头和秀梅说话。

“孩子好吧？念几年级了？”

“大的已经初三，今年要考统考了；小的才念初一。”

“……”

沉默了一阵，他回过神来。他不想再谈会所的事情，于是转过话题，问许光明：“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次找你，有一个计划和你们分享。你有听过‘辉煌’吗？”

“辉煌？什么辉煌？没听说。”他答。

“那你一定有听过‘安美’、‘海燕’吧！”

他正想回答，秀梅已

经冲口而出：“哦——是直销啦！”

许光明见秀梅对直销还有点认识，开始道明他这次来找他们的目的。“我到吉隆坡后，换过几份工作，生活一直都不如意，后来我发现了安美，它让我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我改做海燕五年了，已经做到钻石级，每个月有几万元收入。凭我这些年的经验，我认为这门生意大有可为，因此最近自己搞了一家直销公司，介绍美国保健和美容产品，就是辉煌。这次来怡保，主要是要建立这里的传销网络……”

“你是要我们做直销？”许光明还没讲完，秀梅插口说。

“直销这概念真好，不需要很多本钱，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做直销可以使我们的人生变得积极、认识更多人、懂得如何与人交往；最重要的，它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当你保荐一个人，使他也和你一样成功的时候……”

他一向对直销没有好感，听许光明说了几句，就没心听下去，倒是秀梅好像蛮有兴趣，时而插嘴问这问那的。

时间一分一秒，渐渐地他有点不耐烦了，看看厅里的时钟，都快八点了，还要到会所赶一些东西呐。再等一会，许光明似乎还没有讲完，他忍不住了，提高声量打岔说：“光明，对不起，我要到会所去了！”

许光明听他说要出去，于是问：“怎么样，要进member吗？做直销，要做新的公司，乘做的人还少的时候。做的人多了，你也是member，我也是member，要找下线就比较难了。这是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利用会长的身份去

接触其他人，我就是看到你这个条件。”

他听许光明这么说，一时气上心头，激动地说：“要我叫亲戚朋友买这么贵的东西，我做不到！”

“你对直销有误解。”许光明愣了一愣，有点尴尬的说。

“误解？直销这种东西我听得多了，都是讲自己的产品怎么样好怎么样好！”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

场面变得有点僵。许光明不好意思，敷衍几句，起身告辞。

许光明走后，秀梅带点责备的语气对他说：“听听有什么关系，不是叫你

一定要做！”

“不对吗？本来就是骗人吗！”他大声反驳。在妻子面前，他一向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感情。

秀梅被他这么一顶撞，也火了。“每个人都变了，就你不懂得变！这些年来搞文艺还搞得不够吗？也不想想，过几年韵涵就要中学毕业了，进本地大学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读私立学院还要准备一笔钱啊！”

“……”

他和秀梅吵了架，会所也不想去了，一个人到屋外，坐在摩多上面。他思潮起伏，二三十年来的种种变迁，又一一在他的脑海浮现…… ❖



永远的朋友

□ 杨邪(中国)



这是多年以前的一桩如烟往事了。

这一年，突然接到差事，要去一趟那位于中南地区的著名城市，就在几天内起程。迎面而来的一阵意外的惊喜过后，我立即动笔给小鹿写下一封短信，急速寄出，迫不及待地把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先一步让她知道。

可以想象，这是个不但令我，也肯定令她非常非常惊喜的消息。我说：“小鹿，九天之后，我将站在你们美丽的大学校园，不，站在你教室外那条飘逸书香的走廊，轻轻轻轻地唤你的名字！”并且我就禁不住先有了一些翩翩的浮想：“那一定是最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小鹿，面对着你，我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哎！你就是小鹿？！’你的双眸也一定绽放异彩，你也一定不约而同用同样的语气，问我是不是我。而然后，接下来我们怎样呢？对，一到那个时候不就全知道啦！”

小鹿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女孩子。与她这段飞鸿之交的情缘，起初也许完全是因为当时那种青春年少的

可笑的稚情：我们同时参加了一个文学创作函授班，我们的编号凑巧是相连的两个数字，所以那本学员通讯录里，两个名址也被相连地编排在了一起；而我们一个来自引人神往的北方大草原，一个来自神奇的东海之滨。但随即，我们各自都被对方居然灵气而大度的诗文、绮丽的文学之梦牢牢吸引。交换作品，谈写作和梦想，相互鼓励或偶尔分享收获的喜悦，成了我们频频飞鸿欢愉畅谈的基调。

而知道小鹿还是一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女孩子，则是差不多一年之后了。

当时小鹿的作品经常在她家乡学校文学社的小报上刊出，大约是在她最后一次寄我的那一期吧，我另外读到了一篇异常抒情的文字，是另一个女孩子写给小鹿的毕业纪念。我这才知道，小鹿竟然还是她们学校公认的“校花”，她活泼婀娜而清纯的倩影，竟然令那么多即将分别的同学不尽留恋和怅惘！

可是小鹿却从来未曾向我透露过这一点。

不久小鹿回信说，等什么时候碰机会照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寄来，却不知怎么一直没有。寄来的是她很幸运地考入了遥远的这座著名城市的一所著名学府的喜讯。她说她哭了，继而高兴得跳起来，又说这样的幸运与我们的结缘有关，真的。在她跨进这所学府的第二天，她用了整整三页信笺，向我描述这所学府给她的陌生与不安的感觉。半个学年过去，她说自己已经喜欢上了这所美丽得像公园一样的大学；而开始上大二的时候，她异常高兴地告诉我，她已经被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们拥为一班之长了。

办完差事，一宿未眠，一路兴奋得手脚发颤地找到这所著名的大学，进入这个真的像公园一样幽深优美，而处处古朴得古香古色的偌大的校园，是十天之后。

站到小鹿所在的那幢

教学楼前，一个燥热的树荫下，仰头看着一间间静静的教室，我一步步心急如焚地徘徊。

我有两次决然地转身走出，又回头回到楼前。这么多天来内心的一幕幕演习呢？那封信所设想的那种浪漫呢？我一遍遍自问。我觉得满头满面的汗珠，一颗颗地冒出来……

最后，当我第三次决然地转身走出，并且毫无反顾地走出校门，我身上的衬衣几乎已经全湿透了。

当晚踏上返程的火车，我一直喃喃地说着一句话。又一直沮丧地摇头。那种仿佛是大病了一场的恍惚，直到回家后几天的时间，都无法消除。正在我终于几度提笔，却又一句未成时，我收到了小鹿的信。这封信是这样出人意外地简短：

“那天收到你的信，突然记起了那个盟约，从一只精巧的小纸箱里倒出这几年所有你寄我的信，刚好已经是50封。我当即哭了，就像是我失手跌断

了我们的这一段情缘。

还记得我们先前那个美丽的盟约么？

我已不能再得到一封你的信，这也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因为，盟约就是我们许下的诺言，而我们必须遵守，遵守自己诺言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一切。

也许所有的美丽，都伴随着某种残忍。真的。

你一定没有见到我。这是我最后的决定，我终于请了三天的假，这三个白天，我跑遍了这庞大的城市的许多角落。我还几次走下堤岸，伸手一回回掬起又一遍遍抚摸这清凉而混沌的滔滔江水，我傻傻地想：这水，它真的能流到大海边？

我想你会原谅我的。今生今世，如果再能几次不期地含泪捧读到刊物上你的诗文，这将是我莫大的幸福。

末尾是她的署名：“你永远的朋友——小鹿。”

多年以后的现在，当我坐在书桌前，翻出满满两抽屉的各色信件清理的时候，我第一次向我温柔的未婚妻子深情地讲述起这桩如烟的往事，她彻头彻尾温温脉脉地微笑着，听到最后，悄悄溢出了两行莫名的泪水，挂在俏丽的脸蛋上，晶亮晶亮……



对门对

□凌鼎年(中国)

李家与张家是对门对邻居。

李家院里有棵青龙木，一院子树荫，这里纳凉摆古，张家常来的。

张家院子里有口水井，久旱不涸，且清冽甘美，李家常来此水井汲水、淘米、洗菜、洗衣。

这对门对两家一向和睦相处。李家蒸了糕，会切一半给张家；张家做了汤圆，会端几碗给李家，习以为常，似乎从来这样，应该这样。

两家的经济状况也一直差不多，用他们的话说：阿哥兄弟，脚碰脚。

两家的变化是从前几年开始的。当时李家的儿子与张家的儿子结伴打工。半年后张家的儿子因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下来出了工伤而被送了回来。

。张家的儿子摔坏了腿后，成了残废，只能给一乡镇企业当门卫。去年这家乡镇企业因产品销不出去，负债累累，宣布破产，张家儿子又失去了工作。

再说李家儿子在外混了几年，自筹资金开了个专做铝金门窗的门市部，给居民新居封阳台，做门窗等，生意还挺兴隆的。说不上大发，也算小发。

手里一有钱，第一件事就是造屋起楼，李家也不能免俗，几个月时间，四上四下的一幢楼就竣工了。

本来张家李家都是平房，彼此彼此，倒也相安无事，这李家一造楼，这对面的张家就显得寒酸了，张家心里就有了几分不平衡。但李家不抢不偷不赌不骗，靠两只手赚来的钱，不好眼红人家，只怪张家命不好。

也是合该出事，那天在家闲着无事的张家儿子拄着拐棍外出散散心，见有一算命先生在给人算命，

就在一旁听了起来。算命先生当然不会放过撞到嘴边的生意，三言两语就摸准了瘸子的心思。算命先生胡诌道：院有木，本是个“困”字，穷苦、艰难，陷在其中也。然你家院有井，井乃水之源，有源乃活，本当你家发，但对门之青龙已成精，其根已伸出院外破其困也，伸到你院，汲井之水，汲水之源，他活则你困……

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李家造屋起楼，我们张家霉运衰运连接。“有何破解之法？”瘸子一脸求教地问道。

“此乃天机，岂可随便泄漏。”算命先生卖起了关子。瘸子知道他无非要钱，咬咬牙，把身上仅剩的一张五十元给了算命先生。

算命先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他说：“青龙木乃栖凤之树，好运都进了对门之家，财气自然被对门聚去，若伐得对门之树，你家必发无疑。”

如何伐得对门李家院中的青龙木呢？张家父子想不出个良策。

瘸子听说若剥去一圈树皮，这树会慢慢枯死，对，这法子好，不显山不露水，神不知鬼不觉就弄死了它，坏了他家的风水。这后，瘸子常去李家院子坐坐，乘李家不注意，就在树根部挖去一块树皮……

再说李家见张家儿子腿致了残，又没了工作，十分同情，心想对门对的，能帮就帮一把吧，就让瘸子去他家开的门市部看看店，支一份薪水，好歹生活也有个着落。

人心都是肉长的，张家父子心里愧疚得慌。瘸子几次想把心里的那些秘密告诉对门，可总不敢说出口。瘸子甚至觉得这块心病，比他残腿更让他难受。



第一次遇见她，是我念高三那一年。那年我是华文联络会的主席。

联络会是市内三间独中华文学会於校外自组的团体，目的是加强校际联系及举办文娱活动。我是在联络会所主办的圣诞舞会中与她邂逅。

当时舞会已开始，除了少数长得不特别好看的同学躲在一旁等待奇迹外，其他人都在舞池忘情乱舞。

由於我是主席的关系，因此注定当晚要扮演腊烛的角色……。完成所有工作后，我准备找个不显眼的地方点算开支。我就是在角落处遇见她。

她独坐在那儿望著舞池的欢乐情景，脸上泛现羡慕神色。我不禁纳闷：为何这么漂亮的女孩竟被冷落？她留着及肩长发，身穿粉红色长袖毛衣、深蓝色牛仔裤。虽然脸上化了淡妆，也难掩那股自然流露的秀气。简单地说，她是个漂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女生。

“干嘛不跳舞？”我就是天生好奇心太重兼好管闲事，也许这是我当选主席的致命伤。

她看了我一眼，然后摇头不语。

“你，”我小心地问：“是哑吧吗？”

“你才哑吧！”天哪，世上竟有这种用来骂人也觉得动听的声音！我的心不禁随著伍佰的歌声摇滚不已。

“其实，”她又说：“我很想跳，但是……”她顿了顿，突然问：“难道没女生肯跟你跳舞吗？”

翩翩起舞



□ 谢伟恩

实在不愿解释，免得被误会我扮伟大。唉，命苦！“也许太英俊的关系，所以”我苦笑。“反而不受欢迎！”

她噗地一笑：“变态！”她的笑容很美！恨不得马上找架相机拍摄下来留念。

“愿意和我这个变态的人跳支舞吗？”身为主席应充份发挥联络会的精神：锁定目标，大胆前进！

她又露出让人想拍照的笑脸：“只要你愿意，我一定肯！”

看来马上要叫妈妈杀鸡还神了！我正要伸出自己的友谊之手请她起来时，平时不觉得讨厌、现在却想把他一刀杀掉的总务竟朝我跑来：“主席，大件事了！”他气急败坏地嚷

“大件事？杀了你算不算是大件事？”“出状况了？”我当然没将怨恨流露

原来是食物不够，必须要我出外补买。扫兴！

“嘿，”离开前，不忘抓紧最后机会，“你叫什么名字？”

“翩翩起舞！”她笑著说。

“翩翩起舞？”这也算是名字？正想追问，该死却不死的总务半推半扯地将我拉远：“记得等我！”我朝她大喊。

她默默点头表示答应。

半个小时后，我找遍会场都见不到她的踪影。她怎忍心消失得如此不留痕迹？得而复失的痛苦果然刻骨铭心，恐怕还会影响到我未来正常的发育……

“为何呆坐这里？”不该出现却偏偏出现的总务捧著满碟炸鸡腿，问。

“认识刚才坐在这里的女生吗？”决定给他将功赎罪的机会，否则马上行刑！

“翩翩起舞？”他若无其事地咬了一口鸡肉，含糊地说：“认识！她跟

我同校。”

好！就让你无罪释放：“她去了哪里？”

“你想请她跳舞？”

“废话！”我情急了：“不请她跳舞，难道请她跳楼吗？”

“……奇怪！”他喃喃自语。

“奇怪什么！”粗话几乎冲口而出。

他将鸡腿放回盘中，狐疑地望著我：“她肯和你跳舞？我认为你是被她耍了！”

“什么？”总务侧头想了一下，才说：“平时她迷上课都要坐轮椅，她又怎可能陪你跳舞呢……？”

原来晴天吡叻的声响确是可以把我的耳膜震穿！……

X X X

现在，我再次遇到她。只不过这已是五年后的

事。

这一次我是以老师的身份为联络会主持宣誓就职典礼。完成仪式后，进入舞会时段。我识趣地找个不显眼的地方躲起来。

我就是在会场的音响室里与她再遇。这一回她是坐在轮椅上控制音响。

依然还是仅及双肩的黑发，以及一身粉红色的装扮。“你是……”第一眼就认出是她。

“我是李老师！”依旧是让人想要拍照的笑脸。

“翩翩起舞？”难禁心底的喜悦，所以注定失态。



“你是……？”她打量著我：“……主席？”

“是啊是啊是啊！”

“真没想到！”声音依旧动听：“竟然连变态的人也能当老师！”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呀！因为你是这辈子第一个邀我跳舞的人，”她苦涩地笑：“同时也是最后一个！”

我在她的身边坐下：

“可惜没跳成。”

“……是啊。”她若有所思。

“嘿，”我突发奇想，

“还想跟我跳舞吗？”

她支吾地说：“我要负责播歌。”

“管他！”我替她按下重复播唱键：“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支舞！”

“可是，”她低声地问：“怎么跳？”

“别问，”说著，我以手轻轻合上她的双眼：“问了就不浪漫了！”然后，轻轻地牵著她双手……

当晚，我和她在幻想的舞池中忘情恣舞，虽然绝美的舞姿只展现在我和她的心中。 ◆

2. Miyata

• 王涛



当梦逍遥在黄金半岛的摇篮调
悄悄，前脚颠簸
你后腿已猴急的
践踏吉兰丹大地
揭凛然大东亚共荣圈之旗
圣战之名
浩浩

荡荡

1. 月光滩

太火热了
诺言燃烧成灰烬
爱情是一路走去沙滩
回首
海浪淹没脚印
月光照见
朦胧的身影
船儿
等待
潮水的呼唤

后记：月光滩 (PCB)，原本叫火焰滩，
也叫爱情滩；当年国阵政选落败
后，回教党执政丹州时而改称。

辗过火焰滩
辗过河桥
辗过碎石路
辗破大英帝国骄傲的旗
辗醒马来亚典当的尊严
一路追赶逃兵，一路
捡拾弃枪
一路巴格耶鲁

而今
扣锁在幽暗墙角
如一只狰狞怪兽
狂想激战地
冷听窗外
电掣

风驰

不禁

你蠢蠢欲动

注：MIYATA，日本早期国产脚车。

○田宁

说猫城的一二三

古晋市(Kuching)



无关毛色的论白说黑
梦中萦牵是一条淙淙的小河淌水
经过一世纪物换星移
如蛇化龙登入历史碑纪

“勤王号” 舷旁排起巨浪
令你怀中水草坐立不安
林达 山寨受攻火炮声
隐隐约约你也听见
刘善邦 走到你的身畔
洗下刀尖滴血
结果反以自己头颅喷出的热血
溅红一个躲在芦苇丛中苍白的脸
然后是罗斯利杜比的淬毒蛇肠剑
震撼了大钟楼后让渡票决
然后还有然后都是时光流程作业

我真想唤时光倒流
亲见你昔日容颜
传说中如何以一条寂寂小河
幻化成一座城市的丰采

以风水择吉
反制于深谙五行的献策
断了龙气
大伯公庙聊抚白发苍苍
天平失衡被摘
摆回故物尘埃中找来竹篮
“华人历史文物馆”
室内阴暗落寞
两厢不语
心上缠紧千丝和万缕

再多走几步
是叫什么路呀
对一条以七个华文字嵌上路名
以猫命名的羽化小河
又以小河命名的美丽城市子民
每每被初临乍到访客
提起令人感慨万分的话题
我们能不吗
自认有点沾沾自喜……



2. 银杏

伫立路旁
向我挥手致意

都说你是中国亭亭玉立的美人
要和我牵手
到我的祖国去

不能啊
你不能

离开这片土地
便离开了你自己

我要的
只是你满树的风情
不是断根的
死亡

因为你已经长大……

1. 小曼

脸颊如红桃
透出
可人的
芳泽

诱人画眉
伶俐口音
初出谷的百灵鸟

牡丹秀姿
映红
柔嫩脂唇

亲善玉手
盛开如莲
紧握世纪风云
潇洒
粒粒珍珠
晶莹剔透……

注：山东人称小姐为“小曼”，
有谓：山东出美女，国际著名影星巩俐也是山东人。

○林野夫

归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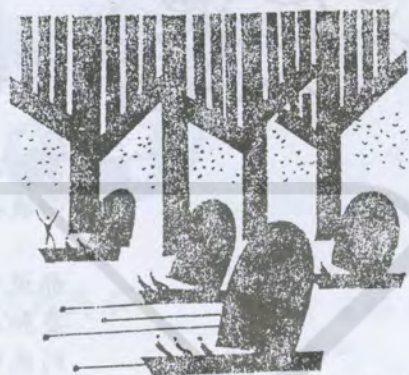
——写给思宁

当年的浪花
荡起了潮声
滚滚的斑斓
您是其中一颗珍珠

在岁月放歌的日子里
曾摇一叶轻舟远航
在碧波中吟哦
然而 终究过不了千山
只好让乾瘪的海岸
伤感

日出日落的海平线
谁又能在晨光中归航
尽管唏嘘
尽管落寞

终于 二月的风带来了信息
我站在高岗上
凝视远方的
归航
也在迎接
喜悦



倾听

○廖文武（中国）

我倾听宁静
宁静也在倾听我
我倾听寂寞
寂寞也在倾听我
我倾听大雪的叹息
大雪倾听我的落寞
我倾听脚印
脚印倾听我
我倾听深夜里的阵雨
深夜里的阵雨倾听我的诉说

我倾听绿色
倾听站在窗前的树
倾听回忆
倾听声音以外的黑暗
倾听我的耳朵
倾听你遥远的歌

○ Lim Swee Tin 作译
庄华兴

历史

i.

进入你的街衢，历史呵
我的思维与你的声音纠结着
在古迹与废墟之间
感受到栩栩如生的主角与剧情
纵然有时候不外乎一出传奇

ii.

我突然伫立在你那古老时代的
舞台中央
寻索和探求凭据
偶尔把自己的思绪抛向
未来
阐释和作少许策划

iii.

坚信你的流动不住循环运转
未来张着惊异的口等待着
我想没有人愿意忘却过去
为了更明智地诠释
这里的一切
同时在墙上
小心地悬上
一些警惕

1985



林醒华见证大时代



□ 一介



在师友之中，林醒华先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他出现，绝对没有冷场，许多他的母校的故实、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往事、教育圈内的趣闻、掌故、珍闻……娓娓道来，十分动听！

一九六三年初，我是安顺日间师训学院三年级学员，按照课程，这一年全是实习，我和同学朱艺甄、徐道荣被派到下霹震实里阁 (Selekoh，俗称“二十三碑”) 的华南小学试执教鞭。

当时的华南小学，因为新邦智嘉的分校还未脱离母体独立，规模比现在大得多，学生有四百余人。

林醒华先生，是该校的资深教师。当年他四十余岁，福建人，身材高瘦，偏爱穿白衬衫白长裤，如果衬衫是长袖的，那么袖子必定卷折上来——现在很少见到有人卷折长袖子了。为人风趣幽默，是同事们的“开心果”。

执教华南小学之前，他曾经在双武隆 (Sungai Burung) 的中山小学担任校长多年。战前，他小学毕业后，远赴实兆远南华中学念初中，跟后来长期担任华南小学校长的王守彬先生同学，但却高一个年级，所以王校长及校长太太程淑美女士对他都恭敬有礼。

南华中学初中毕业，林醒华先生即远路迢迢，到中国云南省省会昆明侨民中学深造。那是四十年代初期，中国抗日战争早就开始了，昆明是后方的文化教育重镇，流亡到来的学生很多，例如后来的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博士和李政道博士、诗人杜运燮……当时都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求学。

较后，马来亚被日本军队占领了，邮件汇兑断绝，不过华侨学生，有侨务委员会照顾，吃免费的大锅饭，还有校服分发，生

活虽然艰苦，却是斗志昂扬，对前途充满光明的憧憬！

像这类从中国抗战到马来亚被日军攻陷为止这段时期，远赴中国升学的青年，为数应该不少！五六十年代在霹雳美罗中华中学执教的萧碧明先生是另一个例子：他从安顺到中国大陆另升一所侨民中学念书，学校因为逃避战火辗转迁徙，最后竟然“搬校过海”，战争结束后到了海南岛才毕业（萧先生不是海南人）！多年前我寄宿其安顺祖宅时，读过一册海南岛出版的毕业特刊，印象极深！这一页战争时期教育史料既具传奇性，其奋斗与不畏艰辛的精神更可做为后辈学习的榜样，可惜无人整理、记录下来，眼看就快湮灭散失啦！

林先生住在邻近一个渔村，早年，他便是从那儿到实兆远与中国深造的。太太是家庭主妇，每天早晨七时稍过，他已骑着一辆旧款老爷电单车，噗噗噗从渔村来到学校，后座还载着小儿子AH GEE（现只记得其乳名了），当时也在华南小学念书。要到下午四五点，才又载着孩子回家。

午餐，他和我们几位住校的教师，在校内吃，由一位年迈的女校工炊煮，她看来或超过七十岁了，广东籍，为何单独一人长期流落异乡，是一个谜！除了我们三位实习学员，还有程玉英老师、林惠宝老师、黄成金老师和书记马汉芝先生，一桌还凑不满。咫尺之外，隔着围篱，王守彬校长一家大小，又是一

桌。至于AH GEE，是自己在食堂买吃的。

那些趣事、故实、新闻、掌故、旧闻……常常在午餐时间，由他嘴中播放。他口若悬河，讲来兴味横生：

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云南省，华侨学生与流亡学生，膳食甚差，饭或粥中常混有小沙粒，菜肴更不用梦想有鱼类肉类；纸和笔，数量既少，品质又低劣；时时都得提防日本飞机空袭，警报一响，无论是正在听课或进餐，大家立刻作鸟兽散，逃到田野去躲避……

当时战云密布，前线战火猛烈，穿着草鞋，不同番号隶属各师、各军、各军团的士兵，轮流换防调上前线，据闻死伤惨重！幸亏中国兵源充足，新兵仍源源而来，才不致被击垮！士兵的膳食，比起学生的，就更不像话了！可是后方的军事政治要员，却是夜夜笙歌，餐餐山珍海味，真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组织远征军，经过云南省西部的胡康河谷与野人山，开赴缅甸北部，援救被日本军队包围的英国军队。孙立人将军，声誉正迅速冒起，他指挥的“新一军”，成员有许多知识青年，文化水平很高。后来成为杨振宁博士的岳父的杜聿明将军，当时也活跃在云南战场，指挥大军作战，不料几年后杜聿明却在前线，被解放军俘虏了！还有李弥、邱清泉、李玉堂、

郑洞国等将领，他都有提及。

记忆中，他最常谈到的中国高级将领是卢汉。卢汉当年统率大军，是云南省最高军事领导人，可能还兼任云南省主席之类高级职位。“二战”结束不久，中国却发生内战，解放军进攻云南，卢汉率领部队起义，省会昆明和平易手，西南各省相继被刘伯承、邓小平的第二野战军解放了……

下列两桩是林先生最“威水”的事：

战前在实兆远南华中学念初中时，他和后来成了马共书记长的陈平（原名王文华）同班。陈平的同班同学，怎不令人刮目相看，并且充满神秘感！当年紧急法令尚未解除，有关马共的事情十分敏感，他当然“自我设限”，点到为止，以免惹祸上身，被政治部拉去问话。那一班的同学还有黄国泰。黄国泰在六七十年代是霹雳曼绒县闻人，富甲一方，还曾经担任州议员。

“醒华兄事件”，是林先生另一页威水史：当时的南霹雳华校督学（管辖马登巴当、下霹雳两县）杨锡基先生，自负霸才，目无馀子，到学校视察时会当面训斥教师，不留情面。某次，杨锡基督学莅临一间学校视察，校长与教师惴惴不安，诚惶诚恐，深怕动辄得咎！岂料杨督学踏进办公室，突见林醒华先生也在场，竟然趋前热情诚恳的高呼“醒华兄”，而且叫得字正腔圆呢——原先肃杀的气氛马上“解严”！

据闻：杨督学是他云南侨民中学的同窗，毕业后似乎还进西南联合大学或昆明大学深造，“醒华兄”的尊称，事出有因啊！难得的是：督学居然是“性情中人”，某些“六亲不认”者，和他相比，差得远啦！

我从林先生口中听到一则战前南华中学的“奇闻”：某次董事部由于经济拮据，拖欠教师的薪金。美术教师张霞先生，年轻气盛，敢做敢当，便在校内贴出通告，要拍卖学校资产来支付教师薪金！这一招果然奏效，董事部怕事情闹大，有损声誉，赶紧设法筹到一笔钱，付清教师的薪金！我的岳父苏良才先生，战前毕业于南华中学简易师范，他证实确有其人其事。

林醒华先生，青少年时期负笈中国，于抗战救国的大时代，在西南大后方，亲眼目睹当年的军事政治演变。在出生地马来亚，他又经历过动荡、激变、创造历史的四十、五十、六十年代！从大时代中来，走过烽火，看尽沧桑，当然经验与阅历丰富，眼光和眼界远大！后来蛰伏乡曲多年，未能施展长才，惜哉！惜哉！尝读诗人夏宇的《一生》，无端想起先生：“家住小镇/当国文老师/有一个办公桌/道德式微的校园/用毛笔改作文：‘时代的巨轮，不停地转动’……”

如果现今健在，他已是八十岁高龄啦！



人生诗意

□王式俭(中国)

人生需要诗，正如生命需要水，没有诗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没有诗的人生是荒诞和虚妄的人生。没有诗，人类的思想和心灵会枯竭、荒芜；没有诗，人类将失去理性，丧失智慧，沦为物质和情欲的奴隶！

科学家需要诗，没有诗，他们将失去慧眼和创意；经济学家需要诗，没有诗，将使他们变得急功近利；政治家需要诗，有了诗，将使他们胸襟博大；艺术家需要诗，缺少诗，只会使艺术变得粗俗、平庸……

“从古真英雄并非无情者。”（沈德潜）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正因为胸中有诗，他们才为社会和人类创造出彪炳千古的业绩！

老聃有诗，始有《老子》；庄周有诗，方有《南华》；孙武有诗，遂有《兵法》；子长（司马迁）有诗，才有“无韵之离骚”。亚里斯多德有诗，遂有《诗学》；刘勰有诗，方有《文心》。马克思喜爱诗，他向世人撕掉“资本”温情之面纱；林肯胸中有诗，才有美国农奴制度的废除！莎翁爱诗，才有《罗米欧与朱丽叶》；歌德爱诗，才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雨果爱诗，著有《悲惨世界》；惠特曼爱诗，写出《斧头之歌》……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岳武穆一曲《满江红》，曾使多少英雄垂泪！“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铸成鲁迅风骨，文化精英。

人生之诗，有“有形之诗”与“无形之诗”之分。有形之诗，在书斋，在几案，可吟可诵；无形之诗，在胸，在心，可观而不可吟诵。山不在高，有树则美；水不在深，有鱼则清。人禀五材，修短殊用，只要胸中有诗，则会浩气凛然，傲岸平生。

泱泱中华，乃诗之国度。“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刘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过于诗。

新世纪是理性的世纪，新世纪亦是弃恶扬善的世纪，爱诗者，当采青梅煮酒，为人类营造精神之乐园。

自动请缨教华文

——《与学子一起成长》读后感

□ 岳衡

八十年代后期，王枝木老师眼见国中华文师资严重缺乏，在“南大精神”鞭策下，自动请缨教导，竟然被一些同事讽刺他“降低身份，自甘堕落”，主修科（马来文）不教，反而去教华文这个副修科，真是傻瓜一个！

读了王枝木老师这段“夫子自道”（见第45期《清流》刊登的《与学子一起成长》一文），真是令人掷书三叹，感慨万千！

大家都知道，在国中教导华文，是件“包山又包海”，吃力不讨好的繁重工作，国中每周只上三节（改制国中五节）华文课，身为华文老师，势必要包办好几个班级的华文，单单批改作文，就要改到你头昏眼花，何况还有各式各样的语法和测验题，更让你应接不暇，因此，一般老师听到教华文，都感到

“小生怕怕”！

过去，语文学院或马来亚师范学院训练出来的华文老师，原本是派到国中去传承薪火，教导华文的；然而，许多老师到了国中之后，却“身怀绝技藏而不用”，反而自告奋勇去教数学，把华文课任由兼职老师去兼得“不亦乐乎”，自己却摇身一变成为数学教师矣！

这类避重就轻，贪逸恶劳的华文专科老师，罔顾本身职责所在，把繁重的华文课推给别人，自己却挑选比较轻松的数学或其他科目，早就把“提高华文程度”的重任抛到九霄云外，哪还管它什么专科不专科，华文不华文？

反观王枝木老师虽然主修马来文，且在国中担任了十多年的马来文老师，教导马来文早已驾轻就熟，挥洒自如，

如，原本就犯不着自找苦吃，跑去教导课务繁重的华文；然而，王枝木就是王枝木，在“南大精神”的驱使下，他义无反顾地肩挑“提高华文程度”的重任，不仅担任许多班级的华文课，而且还在国中开办“华文写作班”，鼓励学生从事写作与投稿，此外，他还大力推动中学生购买文学书刊，培养优良读书风气，他经常这么说：

“如果华文老师不鼓励学生多阅读华文书刊，

多练习华文创作的话，马华文学未来的接班工作，又要靠谁去推动呢？”

王老师这番话的确是语重心长，值得令人深思。我们希望华文老师们（不论在国中或独中）都能像王老师那样，以提高华文程度为己任，为培训文学幼苗而默默耕耘，而我相信，像王老师这样热爱华文教学的老师，也大有人在，我希望“林连玉精神奖”，除了颁发给献身华教的功臣壮士之外，也应该颁发给这种“独沽

华文一味”、默默耕耘、乐此不疲的中学华文老师，藉以表扬他们对华文教学的热诚与奉献！

如果缺少这批热爱华文教学、具有使命感的华文老师，纵使国中增多几节华文课，纵使独中拥有更富丽堂皇的校舍和行政楼，对提高华教素质也无甚实质帮助，更何况有的改制国中，连“每周五节华文课”的最后防线也保不住，还奢谈什么提高华文程度呢？



离散的众多亲友中，偶然触及，影像梦幻般飘移，最令我怀念的是老潘。从青春年少结识到分手，将近二十年悠悠时光里，共同分享了欢乐喜悦，一道承担了忧患风雨。情如手足，那种相知相惜深厚的缘份，仿佛前生是兄弟，今世再重逢。

原籍闽南永春人，他大姐搬到我左邻因而认识，却爱用粤语交谈，以为他忘了乡音。来我家时，先母必用闽南话相询，他总涨红脸堆满笑用浓浓的永春腔回话。在我们兄弟圈内从吐不出半句乡音，久而久之，只要他在，一片啁啾全是广东话。

自幼丧父，与母亲及妹妹相依，家境清贫，读完小学就转去夜校，他生性幽默，喜言笑，有若阵阵春风。他一来，大家崩紧的脸肌好像被风吹松了，很难见到他的正经样子。先父外貌威严，最令他忸怩害怕，一紧张，五官赤红如关公，油滑的口齿竟变木讷。后来在我店内焙炒咖啡，和众工友高谈阔

老潘

□心水（澳洲）

论，若突然噤声，必是先父出现工场。

初中毕业后未能顺利出国升学，和老潘一道报夜校读簿记会计，报名时才知道他叫昌阳，比我大一岁。越战升级，他用假报生纸年年十七岁逃避军役，躲在店后，和我二弟对着火炉炒咖啡粒，经常笑声四溢有如咖啡的浓香。

他结婚时是我驾花车把新娘载到八里桥边他避军役的秘密住处完婚。从此和许多不愿充当美国远征军做炮灰的华裔青年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老三找到门路从军，是免上战场在后方当文书那类“少爷兵”。老潘也躲得脸无色血，毅然和我

三弟作伴，终于穿上戎装。放假回来必定找我，哥儿俩兴奋雀跃到酒廊喝啤酒，听他乱噏一九七五年共军势如破竹，共和国节日败退，军心民心尽丧，南越终于沦亡。老潘欢天喜地逃回来，最令他兴奋的是失散多年的大哥竟随北越大军南下，一家重逢。其兄还接管了某华文中学，是红朝新贵呢！

为了生计，老潘到街边开档做小贩。和平后越共实施计划经济，市容萧条百业凋敝，资产阶级被清算打倒，街边买卖替代了正常经营，老潘因而可养妻活儿。

逃亡潮令多少人妻离子散，我万幸一家能余生：安定后念及老友，多次去函皆已如沉海之石，再无音讯。那些年颇想於年节时寄点邮包或汇款去深问这位故旧，可惜天不从我愿，多方打探，辗转传说，老潘依然滞留西贡。唉！一别竟已二十一载，前尘往事却历历在目，灯下怀想，老潘，是否能收到我遥远的祝福呢！ ❖

卖艺人 (外一章)

芊华 (新加坡)



风筝

斜阳苟延残喘，逐渐西坠。

如泣如诉的音韵穿越潜行的黑夜，
飘悠在微风细雨中，一页一页翻动旅人
的行脚。

他，一个衣衫单薄，怀抱三弘，目
光盛满悲凉音符的老者，像寒风里落下
的一片枯叶，搁浅在乌节路逆行的景点，
任由目光剪辑岁月的风景。

过去的辉煌只能流转于记忆的匣子，
今日浮生的呻吟，沉重得如同烙印在土
地的一枚印章。

冷风掠过乐捐箱，动情地抚几声和
弦。

人生就像一道道谜儿，让您沿路猜
题，有的易释，有的难解；答案，也许
苦涩，也许甜蜜，也许永远无法破译。

❖

他羡慕风筝在蓝天底下飘逸，自在
的风姿。风筝仿佛是他贴心的朋友，他
常常来这里看风筝。

可是，有一天，风筝拽离他的视线，
悄然消失在山背后。

他喏然若失，觉得风筝背弃了他。

他不再仰慕蓝天，彳亍地在平原寻
找坐标。

若干年后，他偶然仰望蓝天，发现
风筝又出现在他的视野。

伤痕累累的风筝，沉重得直打转，
在阴郁的天底下，再也潇洒不起来。

这些年来风筝去了哪里？他根本不
想知道，平原早已给了他定位。

他与风筝始终隔着一无法破译的
玄机。

❖

现代寓言四则

□
年
红

(一) 烂山竹

整座林里的草食动物都想尝一尝山竹的滋味。

好不容易等到山竹成熟的时刻，园主却采取严厉的防范措施，令草食动物望果悲叹。

草食动物都只在垂涎，眼巴巴望着成熟的山竹，一箩箩地运去市场叫卖。

山竹成熟季节过了，偶然掉下了一粒烂山竹，红脸猴却如获至宝，把它摆在树上供族群观赏。猴王还沾沾自喜地说：“山林中，我们猴族最幸运了，得了一粒成熟的山竹！”

(二) 野老虎

山中的野老虎，由于爪利牙尖力猛，谁也不敢得罪它。

因此，它在林中横行霸道，为所欲为。

野牛忍受不了，便召开兽群大会。众兽气愤地抨击野老虎，并授权野牛去向野老虎抗议。

结果，野牛被野老虎吃掉了！

于是，众兽便派老狐狸去祝贺野老虎的果断：将叛逆的野牛判处死刑！

从此，山林中公布了最新变法条文，上书：“弱肉强食”！

(三) 狗学校

(四) 龟和鸟

狗族为了进取，开办学校。

龟遇上了鸟。

小狗儿都来上课。

龟对鸟说：“我真羡慕你，能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目睹整个山林、海洋……”

狗老师认真地对小狗们说：

“身为狗族，可千万别忘了狗的特长。”

鸟对龟说：“我也羡慕你，能长寿百岁！”

狗老师摆了摆尾巴，然后对小狗儿说：

龟叹了口气，说：“如果活上一两百岁，却过着相同的日子，我倒愿意少活几年飞上天空去遨游呀！” ❖

“我族最成功的，无疑是这么做！”

(2000年元旦)

于是，小狗们拚命地摆起尾巴来…

狗老师乐得高声地说：

“狗族有前途，狗族有前途呀！”



幼儿与小鸟

自小我都很羡慕与欣赏小鸟，或许是受了哥哥们有浓厚的兴趣饲养鸟类的缘故吧！

哥哥们所养的鸟类多不胜举，我最为欣赏的，莫过于懂得唱歌、懂得手语人语的精巧鸟儿。

对于此类聪明伶俐的小鸟，我当然会特别疼惜、特别欣赏也特别奖赏它们啦！“奖品”嘛，就是肥大的蚯蚓、蟑螂、新鲜水果和饲料了！

记得父亲与哥哥们最疼爱黑头黄胸的“喜鹊”，起初，我对它羽毛的色彩不感兴趣，但久而久之，发觉它们蛮会讨好我的！

清晨时分，刚刚爬起床来，它第一眼瞧见我们的时候，总是爽朗又礼貌的向我们叩头唱歌。待我们上前去考验它，看看是否巧合抑是特意，发现喜鹊们真的很乖巧。知道我们渐渐喜欢它们了，便卖力的展示它们的多艺才华，除了叩头翘尾巴，口里不断地发出悦耳动听的曲子，它们还会不停地换舞姿，展露其魅力十足的翅膀（恰和武术少林拳中的拳法“鸟鸦晒翼”的招式一模一样），再伸展疏筋其单脚一番（原来，武术中的“金鸡独立”这招就由此而来），然后，给我们打了几个眼色……

哇！真是不同凡响啊！父亲及哥哥们都特别宠爱它们，给它们吃新鲜的肉条哪！原来啊，它们可真懂得收买人心喔！因为，我也开始对它们很倾心、很迷恋、很疼爱、很注意了！

小时，常在研究它们的翅膀，真羡慕它们的“特异功能”，也幻想拥有它！尤其在不开心的时候，套上一对翅膀，就可以飞上高空遥望，翻翻屋顶大树而过！或许，去看看云彩，探讨一番夕阳的奥秘，再与云层上的飞机直升机竞赛，还有在夜晚时分，飞上穹苍与月亮繁星谈谈心……



□ 晨絮

长大后，虽然没有了那份幻想，但是依然眷恋著儿时的鸟类如：喜鹊、八色鸟、了哥、蓝嘴小鹦鹉、红冠鹦鹉、青鸠、斑鸠、地鸽、秃鹰、白头翁及一些不知名的娇小鸟类。毕竟，蛮思念它们的！因为，我已好久好久没见过它们。

如今，生活在嘈杂的
天空下，喧哗的住宅区和
缺乏绿化的环境里，天天
能够瞧见的，只有灵巧又
娇小的小麻雀了！纵然如
此，我依然很珍惜它们的
出现！

每个清晨，它们还会
飞到我窗前来偷窥我的动
静。偶尔，我也来跟它们
玩个捉迷藏。悄悄躲在窗
帘后，窥看芒果树上的麻
雀们在唱情歌，斗舞姿。
突然，它飞站在我的窗棂
上，我缓缓地移动脚步，
轻轻地靠近了它。也许它
正沐浴在爱河里，忘了我
的存在，当我向它眨了眨
眼，它竟失魂的飞腾凌空
！哈哈！被我吓坏哪！谁
叫你每个清晨都在窗前窥
探著我？而且还云集一方，
窃窃私语著我？还有哪！
当我刚刚爬起床的时候，
瞌睡虫还爬满身，眼皮也
没开尽的站在窗前呼吸新
鲜的空气，看看雨水洗礼
后的大地，欣赏著你们的
大展歌喉的时刻，你突然
飞到我鼻梁，把我彻底的
惊醒了！哈哈，麻雀呵麻
雀，我总爱与你们开玩笑
啊！其实哦，我好喜欢你

们呵，你可知道吗？

每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我都会牵著幼儿的小手，
步入他的花园学校。除了
学校假期，每天都风雨不
改的走在荫凉的大树下，
欣赏著头上的蓁蓁枝桠与
鸟儿。

来到这里，心坎的一
切憋气，往往会渐渐疏
减。一种很松弛很独特的
清新感觉，莫名其妙的涌
上心头！

我喜欢这种怡然的境
界，更喜欢鸟儿为我高歌
的气氛。真让人觉得能延
年益寿呢！

踏入校园的荫林大道，
幼儿与我的话题总是有完
没完的。

“仔仔啊，你看！哪
树上的麻雀们，还有礼堂
上的鸟儿，全部都为你唱
歌，欢迎你到学校来上课
。”

“哦？它们都喜欢我
？”

“是的，它们知道你
是个好孩子，早早来学校

读书，所以它们喜欢你，
唱歌给你听。它们好像还
在说‘欢迎你们到这美丽
的学校来！你们乖乖的读
书，我们就唱歌给你们听，
跳舞给你们看！好吗？’”

“哦，它很疼我，有
如妈妈一样？哪，告诉它
们，我也很喜欢它们！我
很喜爱听它们唱歌！”

“是的，小鸟们还说
这里的老师很好，它们也
要来听课，所以全部的小
鸟不去外边玩耍，而栖息
在屋顶、礼堂和大树枝上
偷听老师在教书了！哦，
原来到这里上课会这样开
心的啊？”

幼儿连忙点点头，带
著愉快的心情、欢欣的脸
孔、还有小鸟般灵巧的脑
袋，活蹦活跳的走入了课
室。

而我，又一路观赏著
活泼可爱又调皮的小鸟，
哼著轻松的曲子，和著轻
盈的脚步，走入泊车场…
…寻找著车子……然后，
舒畅又清爽的展开灿烂美
好的新一天！ ❖

鸚鵡祭



□ 赵振歧 (中国)

爱不言语，爱不言语。

儿子几天来一直沉默寡语，使原本活灵活气的家倏地罩上一层阴郁。

他心爱的鸚鵡死了，他朝夕相伴的宠物去了，他的痛苦异常真实而生动。无论我和妻如何哄他劝他都无济于事。也怪不得他，半年前那个平静而多情的黄昏着实令人释怀……

一丝风也没有，一丝云也没有，白昼卸下浓妆信步晚游。我和儿子倚窗远眺，被窗外隐隐约约的景物唤起一种亲切的向往。彼此没有一句话，只是伫望着，伫望着。忽然，“扑”地一声，不知何处飞来一只小鸟。“啊——鸚鵡，鸚鵡！”儿子和我几乎同时惊呼。那小东西好像早已饿极倦极苦闷之极，淡漠地眨着圆圆的眼睛，轻轻梳理着略显疙

瘩的羽毛，一副栖落窗棂就想安家的样子。当一只颤抖的小手轻轻伸出缚住它时，它并无任何反抗，只是本能地瑟缩了一下翅羽，无言地接受了异类的怜爱

这小尤物真是太美了，玲珑得有些取巧的身躯述说着大自然的造化之功；鲜绿得使人振奋的羽衣表达着生命的蓬勃活力。那不停眨巴的玛瑙般的圆眸，那坚硬而弯曲的刚愎之鼻，幽默得颇有几分滑稽。

从此，这只小鸚鵡给我们全家，尤其是给孤独无伴的儿子，增添了不知几多温馨的氛围和欢乐的情趣。每天上学之前，他把洁净的水注入鸟杯，把黄橙橙的米粒撒进鸟碗。放学后，顾不得口渴腹叫，背着沉甸甸的书包径直奔向鸟笼，如此这般地观照一番。

人与鸟对谈不须言语，心与心默契没有声响。儿子以千般柔情养育着寂寞，鹦鹉以万种活泼异化着童贞，天天如是，月月皆然。渐渐地，奇迹出现了，又是一个意境朦胧的黄昏，全家人都在阳台纳凉。妻说，鹦鹉在笼中关了两个多月的“禁闭”，是否给它一点儿自由，大家说“应该应该”。儿子遂将鸟笼麻利地打开。久居樊笼得见天日，鹦鹉遏不住一阵窃喜，“吱楞”一下子钻出笼门，在阳台狂飞乱舞起来。儿子怕有闪失，忙伸手去捉，它非但不惊，却早已乖巧地轻轻落在儿子头上，且由头而肩，由肩而手，感恩似地边鸣边飞，上扑下剪，令儿子手足蹈厉，好不自在。自此一天天兴高采烈，学业也好像日进有功了。

人有命定浮沉，鸟有不测祸福。不知何故，鹦鹉突然病了，不饮水、不食米，浑身羽毛耷拉着，团成一个球，倦怠、懒散取代了往日的活泼、亮丽。大家见状十分难过，当然最焦心的还是儿子。他挤出许多业余时间陪伴它，拿出自己最爱吃的奶油蛋糕喂它，用纯净的矿泉水饮它。开始两天，鸟儿还吃力

地啄几粒米，饮几滴水，似乎在用最后的真诚来表达对小主人美意的心领。渐渐地，越来越打不起精神，眼球暗而无光，后来干脆闭上了眼，好长时间不眨一下。这可急坏了儿子，他绞尽脑汁地寻觅良方，甚至异想天开地翻拣家中珍藏多年的相册，从中找出我在黄海之滨依山而立的彩照置于笼前，希图借助于青山秀水唤起鸟儿美好的记忆；甚至别出心裁地搬弄出别人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座俄罗斯建筑风格的袖珍音乐房安放于笼前，掀动开关，想用纯真动听的歌声激起鸟儿快乐的向往……

纵然儿子使出浑身解数也难救危局。又是一个平静而多情的黄昏，鹦鹉在艰难地挨到小主人放学回家最后一晤之后死了，其状痛苦之极，感人之极。儿子哭了，大滴大滴的珠泪从通红的脸颊无言地抽搐而下。

遭遇这场爱的伤害之后，儿子仿佛一下子懂事了许多，他用无言地沉默承受了爱的严峻和沉重。





我依然含笑上路

每天，当我盥洗完毕后，以无力的手臂，缓慢地把笨重的轮椅推向阳台，让我可以观赏四周蓊郁苍翠的丛林与林间的小生命。

煦阳已悬在半空中了，它以温和的手，轻抚我的脸颊，使我有一丝丝的暖意。

置身在绿意盎然之间，不但鸟语花香，心广神怡，沁入鼻孔内的清鲜空气，更能调剂我的身心，使人舒畅开朗。

阳台之下，有一条弧形而峭斜的小路，那是一条令驾驶者望而生畏的斜路。尤其是适逢雨季，滂沱大雨把滔滔不绝的雨水，直泻在这条斜路上，形成如一疋瀑布。

每当有车使劲冲上这条路时，我都会为他们的安危而操心。

来探访的朋友，往往都将车停泊在离家不远的路边。

在我的残障岁月中，遍地布满的荆榛，也如同这条斜路般，艰巨难行。但我不畏惧路途颠簸，风雨飘摇，却勇往直前地走，以实践我的理想，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更不会辜负一直在身边，支持和鼓励我的家人和朋友。

他们，宛若路旁的蓊郁树林和苍翠蔓草，当微风徐徐地掠过时，树叶间相互推擦的声音，就是他们的掌声与喝彩，而翩翩起舞的草丛，就象征著他们的支持与鼓励，点燃起了我对人对生命的希望。

虽然，这条路颇为艰辛、吃力，但走在连绵绿意的路上，有他们陪伴左右，信心更倍增。我会珍惜仅有的一切，把今天活得比昨天有意义，更要把明天活得比今天更充实。

每次当我望著这条弧形的斜路时，我都把它比作是我的人生路，就算路途遥远，要我历尽沧桑，我依然含笑上路。 ❖

涛涛



○永寒

“当然是真的啊！是奶奶告诉我的。她说太阳花就好像我，什么……什么……盆波……总之，美丽就是了！”

“是朝气蓬勃，不是盆波。等太阳花开了，我才慢慢告诉你吧！”

林老伯握着涛涛的小手，走进屋内。林奶奶正在厨房准备晚餐。听见一老一小由远而近的谈笑声，便吩咐涛涛道：“涛啊，先去洗个澡，然后吃晚餐。今天奶奶煮了你最喜欢吃的炸鸡！”

“耶，有炸鸡吃罗！奶奶万岁！奶奶万岁！我马上去洗澡，很快就好！”涛涛蹦蹦跳跳地欢呼着。

“冲凉要冲干净啊！”

不然，爷爷就将全部炸鸡吃完。”林老伯道。

“是啦！”

林老伯走到厨房去。林奶奶还在忙着打扫厨房，洗碗碟等。林老伯靠在门柱旁，刚才的笑容尽已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沉重的声音。

“阿明那小子有打电话回来吗？”

“没有。”

“这个儿子真是没用。在外头做什么工，连老子也不知道。生了孩子，就丢来我们这里，久久也不回来探望他。涛涛明年都该上学了啊！难道还让他每天都在这儿玩乐吗？而且这里乡村地方又没有学校。我自己也不识字。你说，他到底在外面搞什么鬼？平时也不会回来看看我们，还有涛涛。他是怎么当别人的父亲啊？”

“唉，这些话我也听了不少次。你想知道答案，就去问阿明啊？你问我，我怎知道？你啊，也该改掉你那牛脾气。每次阿明



傍晚时分，夕阳正慢慢地踏上归途，苍穹似披上一层红色的轻纱。林老伯骑着脚车，刚从稻田回来

“爷爷，爷爷，你回来啦！”正在与同伴玩乐的孙儿涛涛，马上奔向他

“爷爷，爷爷，我们种的太阳花已经发芽了耶！”

“是真的吗？”

回来，你们哪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只会吵架。我可拿你们没办法。幸亏涛涛还没见识一下你俩吵起来的模样。不然……我也懒得多说。”

XXX XXX XXX

“你这小子，每次回来，只会讨钱。你到底在外面干什么？是不是又去赌，欠下一大笔赌债？”

“不是啦，老爸。最近和朋友搞一些生意，怎知他妈的行衰运，亏了大本。现在我真的急需一笔钱周转。我发誓，两个礼拜后，我连本带利还你。”

“你休想。我不会再双手奉上我的血汗钱。你已经三十多岁了，还一事无成。老婆跟人跑了，现在你连涛涛也不理，还……”

“够了，够了！不借就算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涛涛不是我想生的。是阿丽那衰婆，走了还留下一个大包袱给我！你嫌他烦可以杀死他。我不会怪你的！”

“你这衰子，一点良心也没有。你给我滚！滚！”

XXX XXX XXX

“爷爷，你在想什么？吃饭了啊，还不过来。”

林老伯对涛涛笑了笑，想掩饰心中的悲痛。他走过去，坐在饭桌前，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炸鸡给涛涛。

“涛涛要乖乖哦！不然，改天奶奶不做炸鸡了！”

“涛涛会很听爷爷奶奶的话的！”

吃完了晚餐，林老伯又坐在他那陈旧的藤制摇椅上，右手拿着扇子扇风。涛涛拿了一本书，躺在林老伯怀中。他炯炯有神的双眼，正看着书上图片。后来他指着“家”字，问林老伯：“爷爷，这是不是读‘家’？今天下午佩佩姐教我的。她说家是有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何她叫黄叔叔爸爸，而我却要叫他黄叔叔，不能叫爸爸。爷爷，我有爸爸吗？妈妈呢？”

林老伯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难倒了。要怎么对涛涛说呢？他眉头紧蹙，花了些时间组织所要讲的东西。

“爸爸和妈妈就是生你的人。或者说你的爸爸就是我的儿子，而我又是你爸爸的爸爸。懂吗？”

“不懂。”

“唉，总之你也有爸爸，只是他在地外做工，要赚钱买新衣给涛涛，要赚钱，让涛涛有美丽的屋子住。”

涛涛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翻着佩佩送他的书本。

林老伯深感无奈。小孙子竟连自己的爸爸是谁也不知道，而他也不懂该如何去解释着这错综复杂却其实很简单的关系。

“唉！”林老伯叹息了。

XXX XXX XXX

有一天，阿明终于回来了。他一进门，便发疯

地说要将涛涛带走。

“你想对涛涛怎么样？”

“儿子是我的。现在我要将他拿回。”

“不，我不会让你带他走的。他跟着你，会有安定的生活吗？你能给他什么？我宁愿将他留下，让他过着他应有的生活。”

“他有什么权利？他一生下来就患病。医生说，他活不过七年的。像他这种坐以待毙的人，还有什么用，不如去帮我赚点钱！”

“你胡说什么？涛涛……涛涛他不会有病的。他患什么病？你说啊！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林老伯晴天霹雳，不能相信阿明所说的一切。

“理他什么病！总之是活不过七年就是了。快把他交出来，快！我时间不多！”

这时，涛涛赤着脚，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要将佩佩教他画的图画拿给爷爷看。

怎知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凶神恶煞的男子。还来不及思考，他已经被阿明一手抱走了。

“不要！不要！我不要！放开我！我要爷爷！爷爷！”涛涛不停地挣扎着。

林老伯不断阻止阿明。“阿明，不要再气爸爸了。你看在妈份上，行行好，别将涛涛带走，好不好？”林奶奶苦苦哀求。但阿明还是没有心软。

突然，林老伯感到头部一阵剧痛，耳际隐隐约约听到涛涛的哭喊声……但他已无能为力，到底还是昏了下去。

“老头子，老头子……”林奶奶又被突然晕倒的林老伯给吓着了。

XXX XXX XXX

“喂，你没事吧！”

“涛涛……涛涛呢？他在哪里，我要见他！”林老伯似乎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

“涛涛……他已经被阿明带走了。李大叔他们阻也阻不了。他一上车，就……”林奶奶抽泣地说着。

“涛涛……涛涛……我亲爱的涛涛！”林老伯嘴里不停地念着。

突然，他看见地上有一张图画。他费尽力气地走下床将那幅图画捡起来。图画中有三个人，上面写着“家：爷爷和奶奶和我。”

林老伯和林奶奶泪水汪汪地凝望着涛涛所画的图画。

“涛涛……涛涛……走了。”

他俩互望着对方，在泪水的冲击下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最终，他们相拥而立

XXX XXX XXX

隔天，太阳花终于在哀伤的阴霾中绽放了。

❖

真相



○刘雅琳

“都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母亲！”简乐坐在自己的睡床上，嘟起嘴巴怨道，手里还抱着一个白毛玩具兔子。想着想着，她又用手拍了拍自己胖嘟嘟的脸蛋，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看了太多故事书的缘故吧，与母亲相处了十二年，仍对她的爱有着怀疑。

以前母亲是蛮宠我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把我当掌上明珠。可是上了四年级后，母亲的态度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成天叫我干这又干那的，人家要做功课嘛，她又叫我照顾小妹。我要参加课外活动，她又叫我抹地，说什么女孩子长大了不要玩太多，而如果做错了一点点，又唠叨了整个下午。哼，这还没关系！想着想着，简乐的双眼又红了
... ..

X X X

今天是简乐母亲的生日，简乐前几天已经准备好了。她省吃省用的买了一个小皮包，准备让母亲开心一下。

简乐和弟妹们唱了生日歌后，便一个接一个地把礼物送给母亲。先是小弟送，接下来的是大妹。他们每人都得到一个甜甜的吻，这场面是那么的温馨！轮到我了，简乐兴奋极了！把礼物交给了母亲，她便轻轻地把面庞靠近母亲，然后含笑地闭上双眼。然而等了一会儿却只听到一声“谢谢！”。简乐失望地张开双眼，呆呆地望着母亲。母亲似乎知道简乐在想什么，一边把礼物打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道：“这么大了，不需要母亲吻了！”这句话可伤了简乐的玻璃心，她觉得有一种失落感。

最令简乐感到失望的，还是发现母亲看了她的礼物的那一刹那，并非像简乐所想像的那么开心。只见母亲拿着小皮包，轻叹道：“简乐，你们兄弟姐妹当中，我最不喜欢你的礼物了。你不应该花钱买这么贵的皮包。只要像弟弟们，送一张小卡，我已很高兴了！”简乐的眼眶挤满了泪水，只要一眨眼就会哗啦哗啦地流下。可是他一直忍着忍着……

x x x

简乐擦干泪水，丢下了兔娃娃，她决定画一张卡送给妈妈。简乐的美术好，画出的图片当然好，她卖力地画呀画，涂呀涂。“嗯，终于好了！”简乐看着自己的画，满意得很，她爱母亲，一定要母亲开心！

简乐悄悄地走进母亲的房里，把卡片放在桌子上。无意中，简乐看见桌上有一封信。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她便打开信来读。

“洪太太：

近来可好？我的女儿

近来怎样了？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半年，我的丈夫出狱后，我们就能回来看咱们的女儿了！谢谢你几年来照顾我的女儿。她明年就要上中学了。已经很大了，你可不必太宠她，有什么事叫她自个儿完成，我要她学习独立……”

简乐无法再看下去了。写信人是姓林的。原来我不是姓洪，怪不得母亲不疼我。简乐的心碎了，梦也碎了。她眼前有许许多多的问号。泪水更缓缓从眼眶中落下……

忽然，有一只手搭在她肩膀上，简乐一惊，发现了母亲就在身旁：“简乐，你在干什么？”

“洪太太，请您告诉我，我的母亲在哪儿？告诉我吧，我要去找他们！”

洪太太一听了解简乐的话，整个人呆若木鸡地望着简乐。数秒钟房里没有任何动静。

洪太太把视线移向简乐手中拿着的信，她笑了。

“你看了信吗？”洪

太太问。

“嗯。”简乐点头。

“那封信不是我的。是隔壁的林婶要我替他写给与你同龄的女儿的保姆。是小珍，你还记得吗？”

简乐听了，惊讶地点了点头。

“妈对你不好吗？”

“没有。”

“我希望这次的误会不会再发生。这几年由于家里的环境不好，我车衣帮补家用，家务难免会落在你身上，希望你体谅妈。还有，妈要你学习独立，将来在社会才会有立足之处。你应该知道妈妈很爱你们……”简乐的母亲眼眶开始红了起来。

“对不起，妈！”

两母女拥成一团。简乐忽觉得心中有一股暖流，轻轻地流过了心田……

❖



逝

● 萍踪

现在，我终于尝到你等信的心情。以前你总是满怀希望的站在门口，等着邮差把信送到你手上，十年如一日，风雨不改。但是每一次，你却是失望的目送邮差的背影。这好比我现在的心情。我每天都抱着希望，到医院来看你，盼望着你能早日醒过来。但，每一次，我却怀着失落的心情离开。难道，奇迹真的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x x x

没有烟火，没有欢呼，也没有倒数。充斥房内的，只有呼吸声，时而急促、时而缓慢……

你就在世界最后一个城市——夏威夷欢庆千禧年时，走了……原来你要和全世界的人一起庆祝千禧，才甘愿冥目。

我眺望远处，起伏的山峦，白白厚厚的云朵，还有带着寒意的风，都来送你最后一程。缘份，是否也随着你的遗体，一同被葬到脚下？

我无法提起勇气接受事实。我只会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哭泣。我不敢与外界接触，因为我怕会勾起一些有你在身旁的回忆……我的心好疼啊！我的世界顿时变成了灰色！

有一天，很意外的，我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着：

云：

你总认为上天对我特别好，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对我疼爱有加的丈夫以及孝顺乖巧的儿女，还有傲人的事业。我似乎拥有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一切……其实，上天并没有厚待任何人。他是让我活得美满，但他也让我饱受胃癌的煎熬！无论我如何苦苦哀求，上天似乎不曾听见，我继续承受癌症所带来的痛苦。每当我想起即将与心爱的家人分开时，我的心比病发还痛。上天是公平的，他能让你如愿以偿的获得某样东西，他也会悄悄的从你身边带走另一样东西。不要一味的祈求获得多，因为你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更多！

别为我的离去而悲伤。你可以哭，但应在适当的时候擦干眼泪，认清方向。没有我在你身旁，你要活得更坚强。只要勇敢，不为挫折所屈服，路即使再长再坎坷，你始终会达到目标，实现理想。

凤留笔

你知道吗？没有了你在失意时的慰问，在我无助时伸出的援手以及成功时的鼓励与奖赏，我所作的任何事仿佛都失去了意义。每次失落时，只要你拍一拍我的肩膀，即使你不说一句话，我也能体会到你的关心。虽然只是一个小动作，也足以令我感觉温暖。

我想起你曾说过，我是那变幻多端的云，你却是到处留情的风。“我变成了孤独的云！”我向大海呐喊！大海似乎不服气，澎湃汹涌的向我咆哮：“风是流动的空气，它是无形，但它存在！”我闭上双眼，用心去感觉。啊！我感觉得到风在轻抚我的脸。

红肿的眼，再也流不出一滴泪。或许我该学会慢慢放下这段感情，虽然我并未能如此洒脱的忘了你。记忆是唯一能保留的东西。安息吧！我会好好活下去！





化学的人生

人生，是很化学的吧？总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去爱周围的人，所以怎还有时间去恨呢？

x x x

腰酸背痛地从体育室出来，排了一条长长的人龙才拿到盘满满的马来饭，正津津有味地吃到一半，A.T. 过来“搭台”，不久就劈头一句：“你知道C.N. 去世了吗？”

○顾家威

(近打师训学院)

我嘴巴还在运动着，但眼睛就无法离开A.T.。虽然知道近几个月C.N. 因为肝病休学，但万万没想到就这样走了。

已经不知第几次了，又一位身边曾活生生的人，如今却不知在何处了；有时在想：到底是否真的有天堂、地狱、甚至轮回转世呢？C.N. 走的时候是否像《天使恋城》(CITY OF ANGEL) 般，和一位黑色风衣的天使安祥平静地离开，抑还是充满不舍呢？

故事还没完哪！A.T. 继续道：“假期有位学姐在关丹发生车祸，也去世了！”

过去在某独中共事的同乡、另一位学姐的未婚夫等一一飞快地闪过脑海

。车祸，由于无法预料，所以往往令周围的人措手不及，难以接受，倍加伤感。

今天下午去检查摩哆，这一检查竟花了我七十多块。但却一点都不心痛，反而庆幸，能在这些零件故障之前换掉，避过了意外伤亡。我首先担心的是时常借摩哆的你和同房的“女儿”，接着才想到自己。原来我一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自己，是应该好好照顾自己，勿让身边的人担心才好。

我昨夜对你说，在假期打工最大的收获是发觉原来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你；所以，你得好好照顾自己，勿让什么事发生呀！

晚饭回来的路上，我将这两件坏消息转告学兄“老大”，大家正感慨时，他幽幽道来：

“人生，是很化学的吧？”

“总觉得应该抓紧时间去爱周围的人，”我接下去：“所以怎还有时间去恨呢？”

❖

咖啡手记



○黄伟涌

咖啡放在桌上久了，许多还未溶解的糖与奶渐渐地沉落着，落到那里？我一直问着。会不会在杯子的底面呢？我又问。望着窗外的雨粉，我还记得是你告诉我在雨天喝咖啡是可以暖身的。其实对于喝咖啡，我比较喜欢那加糖与奶的味道。只是往往为了忙其他的事情而少了那种休闲的心情，更遗忘掉那种甜蜜的滋味。今天拿起咖啡时竟对它感到陌生，还差点遗忘掉它的滋味。虽然我知道咖啡里的糖与奶都沉落在那杯的底面，但我却不用汤匙去搅拌。因为尽管我喜欢那甜蜜的感觉，然而我却又不想错过那从平淡到甜蜜的味道。那是对于咖啡一种执着的感情味道。

用汤匙拌出一些咖啡粉，然后加入少许的糖，接着倒入了热水。这时候我们只须一直搅拌直到我们满意为止。这就是泡制咖啡的过程，虽然只是一个多么简单的过程，忙碌的生活却不曾留下一些时间让我们泡咖啡。纵然近日来市场上推出了许多种快速咖啡、人参咖啡、白咖啡、三合一咖啡……但我还是喜欢那古老的咖啡，也许我总认为那些速成的咖啡将会使咖啡失去原来的味道，又或许只有自己动手泡的咖啡才会有一种独特的味道，一种依我们喜欢而泡制出来的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我自己不只爱上了咖啡的味道，也爱上了泡制咖啡的过程。我知道那是对于咖啡的一种执着的感情味道……



马兰

——教学生涯之首站



○芷芳

马兰位于通往彭亨首府——关丹必经之路。从镇中的公共设施可看得出政府曾致力发展该地区。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可否认，人力并不一定可胜天。大自然的力量（四面环山），局限了马兰的发展空间，使得其发展至目前为止，仍在有待改善的阶段。这个小镇上民风朴素，人人安居乐业，人口以马来人居多。在这小镇中，只有一间“小小”的华小——“马兰华小”，而这“小小”的华小，就是我毕业后第一间任教的华校。

初踏入马兰华小时的心情并不好受。事实上，从小在华人市镇长大的我，并不大能接受被派到巫族同胞占大多数的市镇。我的宿舍在学校附近，“背山面水”常有蛇、虫、蚁等爬行动物经过，偶而还有几只迷途羔羊会误入民宅，吓得我们咩咩大叫。

刚开始执教那几天，心情起伏蛮大，常有种遗世独立、孤立无依的感觉，仿佛天地之间只剩我一人而已。虽然其他同事都尽力帮忙我，也常常开解我。但心中总有些伤感，感伤于自己被派到离开家乡这么遥远的地方；也有些忿忿不平，不明白为何其他同学却可回到家乡附近执教，唯独我要在这异乡里接受挑战。

当渡过了那几天的过渡期后，我心中的不满，怨气也随之平息下来。佛家有云“万般皆因缘起，万般亦随缘灭”，我被派到马兰也是因我与它有缘，既然无法逃避，我唯有选择面对，尝试去接受，去适应，也让自己的教学生涯拉开一个美丽的序幕。

如今，我在马兰执教已有一个多月，这儿的的学生虽不如城市地区的儿童那样聪明伶俐，但却天真可爱，比城市儿童多了一分纯真，少了几分世故。校中的老师全都亲切、乐于助人，和他们相处，让我从中学习了不少处世之道。

被派到马兰，虽非我所愿，但试问人的一生，又有多少事情会尽如人意呢？也许，这是上苍要磨练一个人的方法，让我在异乡学习勇敢，面对生活上的挑战，让自己由温室中的小花，蜕变为疾风中的劲草吧！ ❖

○李凌峰(江沙崇华国中)

蚂蚁的一生(组诗)

(一) 寻觅

毫无怨言，
不辞劳苦，
翻山越岭，
赴汤蹈火，
寻觅食粮，
只求一窝温饱。

(二) 收获

历尽风霜后，
上天保佑，
寻获些饼屑，
雀跃不已，
绕着战利品，
歌颂自己的成就。

(三) 死亡

正当得意忘形，
飞来横祸，
出现人类，
眼见将被折磨至死，
却无法逃脱，
把战利品运回窝里，
只能留下线索，
让同伴们寻获它。



■ 稿约 ■

文学丰富人生，使人生更加亮丽。

如果您有写作的冲动，请不要迟疑。如果您已有写作的经验，就更应该继续的写作。

- (1)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相声；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附原文）；只要是未经发表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 (2) “文学蓓蕾”栏——欢迎学生与自修生来稿。

注： ☐ 来稿请注明中英姓名、写稿日期，地址和电话。

☐ 请自留稿底，恕不退件。

☐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国外作者则获赠《清流》。



各类文稿请按照下列地址分别投寄：

- (一) “评介，戏剧” 请寄良木先生
132, Tmn. Bunga Raya, 32000 Sitiawan, Perak.
- (二) “小说” 请寄紫梦羚先生
136, Kg. Sebarang Tambang, Kg. Sungai Wangi, 32400 Air Tawar, Perak.
- (三) “散文” 请寄一介先生
48, Tmn. Ilmu, Jl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四) “诗歌” 请寄黄戈二先生
23, Jalan Wong Kwai Kee, Taman Pertama, 30100 Ipoh, Perak.
- (五) “文学蓓蕾” 请寄岳衡先生
79, Jalan Raja Musa Aziz, 30300 Ipoh, Perak.

◎文学创作·人文关怀◎

《清流》季刊是大马一份非盈利的文学期刊，期待您同来为马华文学作保温工作。

- 如果您尚未订阅，请立即订阅《清流》。
- 如果您已订阅，请推荐给您的亲友。
- 谢谢您的支持。

《清流》季刊订阅表

编号：_____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 新订户

☐ 旧订户

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订阅费： ☐ 全年 RM20 (4期)

☐ 2年 RM40 (8期)

订阅期数：第_____期至第_____期

邮券号码：_____

- 勿寄现款。请用邮券(Wang Pos)。
- 订阅表格可复印。
- 书本如有倒装、空白、字体模糊，可退回更换。



邮券上请志明： Perak Literature & Art Society
逕寄：章钦先生收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m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助印芳名录

[截至31-12-2001]

常年赞助人

RM30 : 杜德全
刘美圆
邱德盛

随喜乐捐

RM100 : 陈雪凤
RM30.40 : 继程



请赞助《清流》出版费

在马来西亚，华文纯文学期刊的出版属于“惨淡经营”事业，赔本又花精神，要长期出版实不容易。

《清流》是目前全马仅有的几份华文纯文学期刊之一，创刊于1990年3月，维持至今，除了不断自我鞭策，也得助于作者、读者、热心人士的支持。

我们恳请各界赞助《清流》出版经费，让涓涓细水汇成“清流”，潺潺不绝！

赞助办法：-

- 1.常年赞助人，每年最少RM30，多惠益善，回赠四期《清流》各一本。
- 2.随喜乐捐。

《清流》赞助出版费表格

姓名：(华)_____	(国)_____
团体/商号：(华)_____	(国)_____
通讯地址：_____	
_____ 电话：_____	
☐ 常年赞助人	: RM_____
☐ 随喜乐捐	: RM_____

*请在有关之格内划✓

备注：_____

注：邮券/支票请志明：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逕寄：霹雳文艺研究会财政

司徒育敏先生收

65, Lintasan Bercham Selatan 3,

Tmn. Shukur 31400 Ipoh. Perak.

缅怀故乡

词: 驼 铃
曲: 林建南

C 调 4/4

$\text{♩} = 76$

$0 \dot{1} 7 6 \quad 5 \cdot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3} 4 \quad 5 \text{ — } \cdot \mid 0 \underline{1} 2 3 \quad 4 \cdot \underline{4} 4 \mid \underline{5} 6 6 \quad \underline{4} 5 3 \text{ — } \mid$
一条长 长 的 灰土 路, 串起了一 沟 寂寞的 尼巴树,
一 叶 叶 破 陋 的 扁 舟, 漂浮着 一 个 个 鱼 虾 泼 刺 的 梦,

$0 \dot{1} 7 6 \quad 5 \cdot \underline{6} 6 \mid \underline{3} 4 \quad 5 \text{ — } \cdot \mid \overset{1}{0} \underline{1} 2 3 \quad 4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7} 7 7 \quad \underline{6} 7 5 \text{ — } : \parallel$
一 片 黄 黄 的 茅 草 地, 散布着 一 乡 寒 碛 的 亚 答 屋,
一 盏 盏 惨 淡 的 煤 油 灯,

$\overset{II}{0} \underline{6} 7 1 \quad \underline{2} 2 1 7 \mid \underline{7} 7 7 \quad \underline{6} 7 1 \text{ — } \mid \dot{1} \text{ — } \overset{3}{\dot{1}} 7 \dot{1} \quad \overset{3}{\dot{2}} \dot{1} 7 \mid \underline{6} 3 4 \quad 5 \text{ — } \mid$
映照着一 户 户 面 黄 肌 瘦 的 妇 孺, 我 在 灰 土 路 上 的 故 乡 长 大,

$0 \underline{1} 2 \quad 3 \cdot \underline{4} \mid \underline{5} 6 \underline{4} 5 \quad 3 \text{ — } \mid 0 \underline{3} 4 \quad 5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5} 6 6 \quad \underline{7} 6 5 \text{ — } \mid$
瘦 腿 时 常 黏 着 泥 巴, 我 见 惯 忧 心 焦 虑 的 渔 民,

$0 \dot{2} \dot{1} 7 \quad 6 \cdot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7} 7 6 \quad \underline{5} 7 \dot{2} \mid \dot{1} \text{ — } \cdot \text{ — } \mid \dot{1} \quad 0 \quad 0 \quad 0 \mid$
为 了 生 活 不 时 与 海 洋 搏 斗,

$0 \dot{1} 7 6 \quad 5 \cdot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3} 4 \quad 5 \text{ — } \cdot \mid 0 \underline{1} 2 3 \quad 4 \cdot \underline{4} \mid \underline{5} 6 6 \quad \underline{4} 5 3 \text{ — } \mid$
如 今 那 长 长 灰 土 路, 变 成 了 宽 敞 笔 直 的 柏 油 路,

$0 \dot{1} 7 6 \quad 5 \cdot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3} 4 \quad 5 \text{ — } \cdot \mid 0 \underline{5} 7 1 \quad \underline{2} 2 1 7 \mid \underline{7} 7 \underline{6} 7 \quad 1 \text{ — } \mid$
拄 着 拐 杖 四 处 眺 望, 缅 怀 那 悠 悠 岁 月 走 过 的 路。

▼ 九天之音



- 1939年出生於霹河畔万浓小镇。
- 1964年毕业於新加坡南洋美专西画系。
- 1967年参与新加坡墨澜社创立联展。
- 1985年积极参与北马各州各乡团与艺术团体创组水墨画班，并任导师至今。
- 1986年首次师生联展於太平荣获佳评。
- 1987-1997年先後举办十次个展及五次师生展。并参与无数国内外联展。其中包括1990年新加坡国际荷花邀请展，1993年台北马来西亚风情展，第二届

▲ 画家之家



大马水墨画家 韩彪 艺术简历

亚州国际邀请展，及中国广西桂林博物馆邀请展。

- 1993年被艺象中心评选为马来西亚十大新意水墨画家之一，并联展於檳城贵都酒店。目前除了担任太平华联独中美术主任外，并是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校外水墨画导师。大山脚美术学院吉中艺协、吉北艺协、太平精英、班台育青校友会、实兆远文友会等地之水墨画班导师，可谓春风沐雨遍栽桃李。

► 喜鹊

